

第四章 台灣選民的選舉參與及其影響因素

接下來依照本研究之理論架構，以民國九十年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為例，逐一檢視各項變數與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的關係，包括被動員頻率、被動員方式、參與社團頻率、政黨競爭程度、農業人口比例、年齡、教育程度，以及政黨認同強度、政治興趣。本研究的理論假設，若變數的條件有助於幫助選民獲得豐富的政治訊息、降低參與成本、得到比較高的回報，則該條件就有利於選民的參與。以下先瞭解台灣選舉的社會系絡，接著再討論社會系絡、選民社會背景與社會心理因素與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的關係。

第一節 台灣選舉的社會系絡

在民主政治體制中，公民有自由參與政治事務的權利，但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每個人都參與每一項政治活動，也不可能自己蒐集每一項政治訊息，這些訊息多半來自他的周遭環境。政治訊息的傳播可能是透過人際接觸，如親朋好友對政治事務的討論，也可能是透過環境氛圍的塑造，如在國民黨某責任區的國民黨黨員可能會傾向投給該責任區所規劃的候選人（劉義周，1990）。

從台灣地區政黨競爭的角度來看，各政黨自然會營造有利於其輔選的社會系絡，「國民黨長於組織戰，黨外長於宣傳戰」適切地描述台灣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前選舉時政黨競爭的情況（盛杏媛，1998：74），國民黨透過社會基層的人際關係，建立有利其助選的輔選機制（劉義周，1991：196），加上地方派系為求永續生存，與政治力結合，而執政者為維持其統治聯盟、鞏固中央領導，也拉攏地方派系為其效力（廖忠俊，1997：80-94）。由此可知，台灣選民在決定投票對象時，相當程度受到所處社會系絡的影響，那麼在瞭解台灣選民的投票與選舉參與行為時，社會系絡就成為相當重要的解釋變數。

社會系絡可以分為人際網絡與環境系絡，人際網絡是指個人透過與他人的實際接觸所建構的一套人際關係網絡，環境系絡則是指環境結構本身所呈現的

客觀條件。本研究中，人際網絡的相關變數包括選民被動員的頻率、被動員的方式，以及選民參與社團的頻率；環境系絡方面則包括政黨競爭程度與農業人口比例。

一 被動員頻率

Powell (1986) 及 Rosenstone 與 Hansen (1993) 指出政黨的滲透力，即政治菁英發動政治動員，能有效鼓勵選民參與選舉活動。選民被動員頻率的測量是透過逐一詢問受訪者在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期間「有沒有立委候選人用電話語音拉票？」、「有沒有立法委員候選人當面拉票？」、「有沒有立法委員助選人員或義工拉票？」、「有沒有政黨工作人員拉票？」、「有沒有自己服務機構的上司或同事拉票？」、「有沒有一般同業公會、幫會、社會公益及社會服務團體拉票？」、「有沒有地方上有名望的人拉票？」、「有沒有村里鄰長或村里幹事拉票？」、「有沒有鄰居拉票？」、「有沒有同學或朋友來向您或您家人拉票？」以及「有沒有親戚或家人來向您拉票？」累計受訪者在競選期間總共被幾種動員方式接觸，以此作為選民被動員頻率的計算方式，因此極大值為 11，表示受訪者曾經被各種動員方式接觸，極小值為 0，即受訪者完全沒有被以上任何動員方式接觸。

為了方便進行交叉分析，筆者依被動員頻率多寡分成四類，將計算後的被動員頻率 0 歸類為「無」，1 為「低」，2 至 4 為「中」，5 以上為「高」。表 4-1 為選舉期間選民被動員頻率的次數分配，只有二成的選民未被動員，另外有二成的選民被動員頻率為「低」，有四成的選民被動員頻率為「中」，而被動員頻率為「高」的選民則有一成六。換句話說，有半數以上（57.6%）的選民被動員頻率是在「中」以上，可見在第五屆立委選舉過程中，選民被動員的幅度與深度之一斑。

表 4-1 選民被動員頻率之次數分配表

| 被動員頻率 | 人數 | 百分比 |
|-------|------|-------|
| 無 | 423 | 20.9 |
| 低 | 435 | 21.5 |
| 中 | 823 | 40.7 |
| 高 | 341 | 16.9 |
| 合計 | 2022 | 100.0 |

資料來源：二〇〇一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由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及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系共同執行；以下各表亦同。

為了方便進行分析，筆者依照農業人口比例高低分為三類，農業人口比例在一成以下的地區歸類為「低農業人口比例地區」，農業人口比例一成至三成的地區為「中農業人口比例地區」，農業人口比例超過三成的地區為「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同樣地，依照政黨競爭程度高低歸為低、中、高三類。表 4-2 為個別變數與被動員頻率之交叉分析結果，年齡 30 至 49 歲的中年選民，被動員頻率為「中」、「高」的比例（61.7%、67.3%）高於其它年齡層，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及「專科」選民被動員頻率為「中」、「高」的比例（65.6%、63.2%）高於其它教育程度，政黨認同強度為「稍微、有一點」、「普通」及「很強」的選民被動員頻率為「中」、「高」的比例（63.6%、63.2%、63.3%）高於「中立、都不偏」的選民，政治興趣為「中高」及「高」的選民被動員頻率為「中」、「高」的比例（62.4%、74.5%）高於其它政治興趣的選民，政黨競爭程度為中低程度的選舉區（63.4%），及設籍於中等農業人口比例的地區（71.6%），被動員頻率為「中」、「高」的比例高於其它地區；而且個別變數與被動員頻率之間皆存在顯著關聯性。

整體而言，以 30 至 49 歲的中年選民、中高教育程度、有政黨認同對象、有濃厚政治興趣的選民，以及在中低政黨競爭程度、中等農業人口比例的地區中的選民，被動員的頻率偏高。在年齡方面，60 歲以上的選民被動員頻率是最低的，可見政治動員的對象是以青年與中壯年選民為主。在教育程度方面，「國中以下」的選民被動員頻率較低，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被動員頻率較高；其中以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與「專科」的選民被動員頻率為最高。

表 4-2 個別變數與被動員頻率之交叉分析表

| 相關變數 | 被動員頻率 | | | | | χ^2 檢定 |
|-----------|-------|------|------|------|--------------|--------------------|
| | 無 | 低 | 中 | 高 | 合計(人數) | |
| 全體 | 20.9 | 21.5 | 40.7 | 16.9 | 100.0 (2022) | |
| 年齡 | | | | | | |
| 20 至 29 歲 | 22.1 | 23.2 | 42.8 | 11.9 | 100.0 (444) | |
| 30 至 39 歲 | 16.2 | 22.1 | 41.3 | 20.4 | 100.0 (470) | $\chi^2 = 85.359$ |
| 40 至 49 歲 | 14.0 | 18.7 | 44.9 | 22.4 | 100.0 (450) | $p < 0.001$ |
| 50 至 59 歲 | 20.5 | 20.5 | 44.7 | 14.3 | 100.0 (273) | |
| 60 歲以上 | 33.8 | 22.9 | 29.9 | 13.5 | 100.0 (385) | |
| 教育程度 | | | | | | |
| 國中以下 | 26.5 | 22.2 | 37.0 | 14.3 | 100.0 (814) | |
| 高中職 | 16.5 | 17.9 | 44.0 | 21.6 | 100.0 (582) | $\chi^2 = 51.345$ |
| 專科 | 14.0 | 21.9 | 44.8 | 19.4 | 100.0 (279) | $p < .001$ |
| 大學以上 | 20.9 | 25.6 | 40.6 | 12.9 | 100.0 (340) | |
| 政黨認同強度 | | | | | | |
| 中立、都不偏 | 28.4 | 23.1 | 35.4 | 13.1 | 100.0 (792) | |
| 稍微、有一點 | 15.7 | 20.7 | 44.8 | 18.8 | 100.0 (580) | $\chi^2 = 58.706$ |
| 普通 | 17.6 | 19.2 | 44.0 | 19.2 | 100.0 (443) | $p < .001$ |
| 很強 | 14.0 | 22.7 | 42.5 | 20.8 | 100.0 (207) | |
| 政治興趣 | | | | | | |
| 低 | 50.6 | 25.9 | 20.0 | 3.5 | 100.0 (85) | |
| 中低 | 29.0 | 24.9 | 37.4 | 8.8 | 100.0 (559) | $\chi^2 = 169.926$ |
| 中高 | 16.3 | 21.2 | 43.0 | 19.4 | 100.0 (932) | $p < .001$ |
| 高 | 9.0 | 16.5 | 47.9 | 26.6 | 100.0 (376) | |
| 政黨競爭程度 | | | | | | |
| 低 | 18.4 | 18.2 | 42.6 | 20.8 | 100.0 (577) | $\chi^2 = 24.866$ |
| 中 | 18.6 | 22.5 | 41.2 | 17.7 | 100.0 (628) | $p < .001$ |
| 高 | 24.5 | 23.1 | 38.9 | 13.5 | 100.0 (817) | |
| 農業人口比例 | | | | | | |
| 低 | 21.4 | 24.8 | 39.4 | 14.3 | 100.0 (1129) | $\chi^2 = 70.525$ |
| 中 | 10.6 | 17.7 | 47.0 | 24.6 | 100.0 (406) | $p < .001$ |
| 高 | 28.3 | 17.0 | 38.4 | 16.2 | 100.0 (487)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在政治態度方面，有政黨認同與政治興趣為「中高」、「高」程度的選民，被動員頻率較高，主要是因為態度積極的選民，與他人接觸時，談論選舉的可能性較高，政治菁英也可以透過動員政治態度積極的選民，進而動員這些選民人際網絡中的其他成員，因此動員政治態度具有優勢的選民，可以幫助政治菁

英降低動員成本，並提高可能的報酬。

在政治環境方面，出現比較特別的現象，當政黨競爭程度愈高時，選民被動員的頻率不增反減，這可能是因為在政黨競爭激烈的地區中，政治菁英所感受的不確定性愈高，由於人際動員的成本較高，使政治菁英透過增加資本密集性的宣傳方式進行動員，但本研究所關注的是社會系絡中透過人際網絡所進行的人際動員，因此從表 4-2 的交叉分析結果來看，我們只能說政黨競爭程度與選民被動員頻率之間是呈現負向的關係，至於政治菁英是否增加或如何運用傳播媒體等資本密集性的動員方式，不宜過度推論。另外，也可能是受訪者在回答問題時，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無形中曾被拉票、被遊說投票給某政黨或候選人，或拒絕認知自己的投票決定受到他人影響，為了彰顯自主獨立判斷的能力，所以傾向回答沒有被拉票。

在經濟環境方面，在低農業人口比例與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只有五成多（53.7%、54.6%）的選民被動員頻率為「中」或「高」，在中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則有七成左右（71.6%）的選民被動員頻率為「中」或「高」；這主要是因為在低農業人口比例或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政治菁英的訴求對象比較明顯，而在中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有一定比例的農業人口，致使政黨勢力可能出現較高的變動，因此選民被動員的頻率較其它地區高。

二 動員方式

政治動員的效果會因為動員者與被動員者的親疏關係而有不同，兩者的關係愈親密，動員效果愈好，及後者被前者成功動員的可能性愈高。在動員方式方面，筆者將動員方式區分為五類，第一類是「電話語音」，並非透過直接的人際接觸進行；第二類是透過政治菁英拉票，包括「候選人當面」、「助選人員或義工」、及「政黨工作人員」，對多數選民而言，政治菁英並不是他們生活中會接觸的對象，而是在選舉期間具有政治意涵的代表人物；第三類是透過同儕或上司拉票，包括「上司或同事」與「一般同業公會、幫會、社會公益及社會服務團體」，不論是生活上的工作，或是所參加的團體，在團體屬性上屬於有部分

共同背景的一群人；第四類是透過地方菁英拉票，包括「地方上有名望的人」與「村里鄰長或村里幹事」，由於他們在地方上的名氣與活絡，使其有較高的可能性成為人際網絡的中心，進而成為政黨或候選人的樁腳；最後一類是透過選民基本生活圈中的成員進行動員，包括「鄰居、同學、朋友、親戚或家人」，即選民生活中最多相處機會的人，相對於其它動員方式，選民與鄰居親友的關係是最密切、最親近的。

就各種動員方式而言，從表 4-3 可以發現，選舉期間的政治動員以電話語音及政治菁英本身為最主要的動員方式，其次為親友鄰居，再其次為地方菁英，最後才是選民自己的同儕團體成員。表示台灣選民被動員的方式不再單調地以人際關係為主，而有轉向透過媒體或通訊宣傳的可能性，如同 Rosenstone 與 Hansen 研究美國選民政治參與行為時所說的，美國的選舉方式由過去的勞力密集轉向資本密集，政治菁英對傳播媒體的倚賴更甚於人際動員（1993：232）。

表 4-3 選民被各種動員方式動員之次數分配表

| 動員方式 | 人數 | 百分比 |
|----------------|------|------|
| 電話語音 | 1094 | 54.1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1068 | 52.8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301 | 14.9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等 | 492 | 24.3 |
| 親友鄰居 | 722 | 35.7 |

由表 4-2 的交叉分析結果已經知道，地區差異的確造成動員頻率的差異，那麼地區差異是否同樣造成動員方式的差異呢？政黨或候選人會不會因為政黨競爭程度不同而採取不同動員方式呢？或者說政治菁英在因應不同程度的政黨競爭時，是否傾向採取某種特定的動員方式呢？表 4-4 顯示，透過「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動員的比例，在各地區都差不多；在中與高政黨競爭程度選舉區中，選民被「電話語音」動員的比例是最高的，其它則看不出政治菁英在面對中高程度的政黨競爭時，是否採取特定的動員方式。

表 4-4 在不同政黨競爭程度地區中，被動員之選民百分比

| 動員方式 | 政黨競爭程度 | | |
|----------------|--------|------|------|
| | 低 | 中 | 高 |
| 電話語音 | 44.5 | 61.6 | 55.1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63.4 | 52.5 | 45.5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15.9 | 15.9 | 13.3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等 | 31.0 | 23.6 | 20.2 |
| 親友鄰居 | 37.6 | 38.9 | 31.9 |

註：表中數字為在該地區中被該種方式動員的選民百分比。

在低政黨競爭程度地區中，被「候選人、助選員、義工」(63.4%)及「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等」(31.0%)動員的選民比例，都比中、高政黨競爭程度地區高，低政黨競爭程度選舉區包括宜蘭縣、南投縣、雲林縣、台南縣、屏東縣、台東縣、花蓮縣、及澎湖縣，可能是因為在這些選舉區中有特定候選人或政黨掌握相當勢力；換句話說，可能有特定的政黨或候選人在這些選舉區中，掌握了有力的樁腳，或在地培養其深厚的人脈，因此以政治菁英及地方菁英的人際接觸為政治動員的主要方式。

在不同都市化程度的地區中，選民是否偏向被某一種特定的動員方式接觸呢？表 4-5 為在不同農業人口比例的地區中，選民被各種動員方式接觸的百分比。在中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各項動員比例都是最高的，而在低或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則有特定的動員方式；在低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選民被電話語音接觸的比例最高(54.7%)，在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選民被政治菁英接觸的比例最高(52.2%)，選民被地方菁英接觸的比例(26.7%)也高於低農業人口地區(18.6%)。

簡單來說，低農業人口比例地區較倚賴非人際接觸的動員方式，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則較倚重透過政治菁英與地方菁英發動動員，這主要是因為在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中，流動性高、人情關係較為淡薄，即動員者與被動員者之間的情感較為疏離，動員效果較有限，加上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地區，資訊傳播等通訊條件愈發達(朱雲漢，1979：8-16)，因此政黨的動員方式較多透過非人際接觸進行。在傳統農業地區中，人情關係濃厚，加上過去中央統治者拉攏地

方菁英，企求鞏固其統治地位，使地方菁英在地方上擁有一定的政治力，往往在選舉期間成為政黨或候選人重要的樁腳，能夠有效動員選民。

表 4-5 在不同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被動員之選民百分比

| 動員方式 | 農業人口比例 | | |
|----------------|--------|------|------|
| | 低 | 中 | 高 |
| 電話語音 | 54.7 | 65.0 | 43.7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47.7 | 67.7 | 52.2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14.8 | 17.7 | 12.7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等 | 18.6 | 37.4 | 26.7 |
| 親友鄰居 | 34.7 | 43.1 | 31.8 |

註：表中數字為在該地區中被該種方式動員的選民百分比。

在中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由於農業人口比例介於低與高之間，因此仍重視傳統的人情關係，但已經有愈來愈豐富的資訊來源管道，選民的自主性亦介於低與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之間。對政治菁英而言，不像在低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訴求對象鮮明、潛在的動員對象明顯（Powell，1986：22），因此存在相對高的不確定，所以動員方式較多元，接觸的選民比例也比較高。

三 參與社團頻率

Lazarsfeld 等（1948）與 Campbell 等（1960）認為選民在情感上所認同的團體，對其政治決定有一定的影響力，那麼，我們先來看看台灣選民平常參與社團活動的情形如何。表 4-6 為台灣選民參與社團頻率之次數分配，有超過半數以上（63.8%）的選民平常從不參加社團活動，一成七（%）的選民「很少參加」，而參與頻率為「有時參加」與「時常參加」的選民不到二成（19.0%）。

表 4-6 選民參與社團頻率之次數分配表

| 參與社團頻率 | 人數 | 百分比 |
|--------|------|-------|
| 從不參加 | 1276 | 63.8 |
| 很少參加 | 344 | 17.2 |
| 有時參加 | 221 | 11.1 |
| 時常參加 | 158 | 7.9 |
| 合計 | 1999 | 100.0 |

在全體選民中，哪些人比較常參與社團活動呢？表 4-6 中個別變數與參與

社團頻率的交叉分析結果顯示，50 歲以上的選民參加社團頻率為「有時參加」及「時常參加」的比例比其它年齡層高，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的選民參加社團頻率為「有時參加」及「時常參加」的比例（23.4%）比其它教育程度高，政黨認同強度是「很強」的選民參加社團頻率為「有時參加」及「時常參加」的比例（23.3%）比其它政黨認同強度高，政治興趣「高」的選民參加社團頻率為「有時參加」及「時常參加」的比例（30.4%）比其它政治興趣高。表示年齡在 50 歲以上、教育程度在大學以上、對政治事務較感興趣、有強烈支持對象的選民，參與社團活動的頻率會比較高。

換句話說，50 歲以上的選民的團體生活重心可能轉向家庭、職場以外的對象，透過參與社團活動尋找歸屬感，及維持其與社會的聯繫；在教育程度方面，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對於訊息的掌握能力較佳，在參與社團活動過程中，能負擔的成本較高，也較有機會擔任團體中的領袖地位，得到較多的滿足感與成就感；在政治態度方面，態度積極的選民自然會比較積極採取行動，甚至在團體中擔任意見領袖的地位，參與社團活動帶給他的滿足感、成就感與參與感也比較高；因此具有以上特徵的選民參與社團活動的頻率會較高。而政治環境與經濟環境與選民參與社團頻率則沒有關係。

表 4-2 與表 4-7 指出被動員頻率較高的對象，多是教育程度中等或以上、人際接觸頻繁的選民，因為這些選民有比較高的可能性成為人際網絡的中心，具有潛在的傳遞政治訊息的效果，與 Rosenstone 與 Hansen（1993：31-33）的假設相符。

表 4-7 個別變數與參與社團頻率之交叉分析表

| 相關變數 | 參與社團頻率 | | | | | χ^2 檢定 |
|-----------|--------|------|------|------|--------------|-------------------|
| | 從不參加 | 很少參加 | 有時參加 | 時常參加 | 合計 (人數) | |
| 全體 | 63.8 | 17.2 | 11.1 | 7.9 | 100.0 (1999) | |
| 年齡 | | | | | | |
| 20 至 29 歲 | 69.5 | 17.8 | 8.9 | 3.9 | 100.0 (439) | |
| 30 至 39 歲 | 66.7 | 18.6 | 9.9 | 4.8 | 100.0 (463) | $\chi^2 = 46.167$ |
| 40 至 49 歲 | 60.3 | 18.4 | 11.4 | 9.9 | 100.0 (446) | $p < .001$ |
| 50 至 59 歲 | 61.0 | 13.0 | 16.0 | 10.0 | 100.0 (269) | |
| 60 歲以上 | 59.9 | 16.5 | 11.0 | 12.6 | 100.0 (382) | |
| 教育程度 | | | | | | |
| 國中以下 | 66.2 | 15.9 | 11.0 | 6.9 | 100.0 (807) | |
| 高中職 | 63.4 | 17.6 | 9.8 | 9.2 | 100.0 (574) | $\chi^2 = 12.938$ |
| 專科 | 65.6 | 18.1 | 10.5 | 5.8 | 100.0 (276) | $p > .05$ |
| 大學以上 | 57.6 | 19.0 | 13.9 | 9.5 | 100.0 (337) | |
| 政黨認同強度 | | | | | | |
| 中立、都不偏 | 66.8 | 17.1 | 9.4 | 6.8 | 100.0 (785) | |
| 稍微、有一點 | 61.3 | 17.8 | 13.5 | 7.4 | 100.0 (569) | $\chi^2 = 18.745$ |
| 普通 | 61.0 | 19.6 | 10.0 | 9.3 | 100.0 (439) | $p < .05$ |
| 很強 | 65.5 | 11.2 | 12.6 | 10.7 | 100.0 (206) | |
| 政治興趣 | | | | | | |
| 低 | 82.4 | 9.4 | 2.4 | 5.9 | 100.0 (85) | |
| 中低 | 72.3 | 15.0 | 7.6 | 5.1 | 100.0 (553) | $\chi^2 = 79.947$ |
| 中高 | 60.4 | 20.0 | 12.6 | 7.0 | 100.0 (922) | $p < 0.001$ |
| 高 | 53.9 | 15.6 | 14.8 | 15.6 | 100.0 (371) | |
| 政黨競爭程度 | | | | | | |
| 低 | 61.1 | 18.7 | 11.9 | 8.4 | 100.0 (573) | $\chi^2 = 8.754$ |
| 中 | 61.7 | 19.1 | 11.1 | 8.0 | 100.0 (622) | $p > .05$ |
| 高 | 67.4 | 14.7 | 10.4 | 7.5 | 100.0 (804) | |
| 農業人口比例 | | | | | | |
| 低 | 63.8 | 16.9 | 10.8 | 8.5 | 100.0 (1114) | $\chi^2 = 5.028$ |
| 中 | 62.5 | 17.6 | 10.9 | 8.9 | 100.0 (403) | $p > .05$ |
| 高 | 64.9 | 17.6 | 11.8 | 5.6 | 100.0 (482)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瞭解人際網絡活躍的選民具有哪些特徵之後，我們要來看看選民參與社團活動的頻率與其被動員頻率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係，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8 所示，參與社團頻率與被動員頻率間大致存在正向的關係，選民被動員的頻率隨著參與社團頻率的增加而增加（14.2%→ 16.6%→ 23.1%→ 31.6%），即選民

參與社團頻率愈高，被動員頻率就愈高。這是因為愈頻繁參與社團活動的選民，有較多的機會將自己暴露於政治訊息的傳遞過程中，同時也將自己暴露於被動員的場合中，因此被動員的頻率比較高。

表 4-8 選民參與社團頻率與被動員頻率之交叉分析表

| 參與社團頻率 | 被動員頻率 | | | | 合計 | χ^2 檢定 |
|--------|-------|------|------|------|--------------|---------------------------------|
| | 無 | 低 | 中 | 高 | | |
| 從不參加 | 23.8 | 22.6 | 39.3 | 14.2 | 100.0 (1276) | $\chi^2 = 64.170$ $p < .001$ |
| 很少參加 | 14.5 | 20.6 | 48.3 | 16.6 | 100.0 (344) | |
| 有時參加 | 19.9 | 18.1 | 38.9 | 23.1 | 100.0 (221) | |
| 時常參加 | 7.6 | 21.5 | 39.2 | 31.6 | 100.0 (158) | |
| 合計 | 20.5 | 21.7 | 40.8 | 17.0 | 100.0 (1999)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第二節 社會系絡與選舉參與的關聯性

瞭解台灣選舉的社會系絡之後，接下來要進一步討論的是選民的社會系絡與選民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之間的關聯性，本研究假設，當社會系絡中的條件有助於豐富選民的政治訊息時，則選民的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程度就會增加，即該條件與選民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有正向關聯。

一 被動員頻率

選舉期間的政治動員，通常是直接表達希望對方把票投給某個候選人或政黨，所以不論是動員者或被動員者，都會清楚發出或接受到特定的政治訊息。當選民被動員的頻率增加時，在動員過程中傳遞的政治訊息也會不斷被強化；隨著動員程度的增加，選民被接觸的次數增加，接收到更多來自他人的期許與壓力，因此他的參與動機會隨之增強，透過參與投票及選舉活動他所能得到的回報也會增加（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25-33），因此我們假設選民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之間皆存在正向的關係。

透過人際接觸進行的動員，包括候選人語音、候選人當面、助選人員或義工、政黨工作人員、自己服務機構的上司或同事、自己所參加的團體（工會、幫會等）、地方上有名望的人、村里鄰長或幹事、鄰居、自己的同學或朋友、以及親戚家人等管道。由於被動員頻率的高低差異相當懸殊，完全沒有被動員或只被一種動員方式接觸的選民就有四成以上（42.1%），而被動員次數達五次以上的選民，只有不到二成（17.0%）；因此筆者將被動員頻率依序分為無（0次）、低（1次）、中（2至4次）、和高（5至11次）等四類，以便與投票參與進行交叉分析、與選舉參與進行變異數分析。

從表 4-9 中選民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可以看到，在所有選民當中，未被動員的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是最低的（75.8%），在只被一種動員方式接觸的選民中則有八成（80.2%）會去投票，在被拉票 5 次以上的選民中，會去投票的比例則是最高的，將近九成（89.7%）。選民被動員頻率與投票

參與之間呈現正向的關係，當選民被動員的頻率增加時，會去投票的選民比例就愈高。此一分析結果符合預期，表示政治動員能夠有效地促使選民參與投票；就像 Rosenstone 與 Hansen 研究美國選民的政治參與時所說的，政治菁英會透過各種方式誘使選民參與政治活動（1993：25-36），台灣地區的政治菁英同樣以政治動員的方式有效鼓勵選民參與投票。

表 4-9 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被動員頻率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人數） | |
| 無 | 24.2 | 75.8 | 100.0 (413) | $\chi^2 = 27.855$ $p < .001$ |
| 低 | 19.8 | 80.2 | 100.0 (430) | |
| 中 | 16.1 | 83.9 | 100.0 (809) | |
| 高 | 10.3 | 89.7 | 100.0 (341) | |
| 合計 | 17.6 | 82.4 | 100.0 (1993)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選民被動員頻率對選舉參與的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10 所示，當選民被動員的頻率增加時，其選舉參與程度也會隨之增加，選民被動員的頻率與其選舉參與程度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被動員頻率的增加會明顯地鼓勵選民參與更多的選舉活動，無怪乎參與競選的政黨或候選人會有「人人有機會、人人沒把握」的感受；因為愈頻繁地拉票，選民就會感受到更多人情壓力的刺激，參與愈多選舉活動，例如受邀參加為某政黨或候選人舉辦的餐會，愈多選民參與選舉活動，政黨或候選人的聲勢就愈壯大；換句話說，政治動員能營造有利於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勝選的氣氛。

表 4-10 被動員頻率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被動員頻率 | 人數 | 選舉參與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無 | 423 | 0.936 | 1.172 | $F = 512.991$ $p < .001$ |
| 低 | 435 | 1.432 | 1.360 | |
| 中 | 823 | 1.892 | 1.403 | |
| 高 | 341 | 2.475 | 1.548 | |
| 合計 | 2022 | 1.691 | 1.463 | |

二 動員方式

除了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存在顯著關聯性外，政治菁英發動動員的方式也與選民的投票及選舉參與有密切關係，因為動員者與被動員者愈親近，動員的效果就愈好。筆者選民被動員的方式分成五類，包括電話語音、政治菁英、同儕或上司、地方菁英，以及選民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觸的人。

表 4-11 動員方式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動員方式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人數) | |
| 電話語音 | | | | |
| 有 | 13.4 | 86.6 | 100.0 (1084) | $\chi^2 = 28.753$ |
| 無 | 22.6 | 77.4 | 100.0 (909) | $p < .001$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 | | |
| 有 | 14.4 | 85.6 | 100.0 (1056) | $\chi^2 = 15.566$ |
| 無 | 21.1 | 78.9 | 100.0 (937) | $p < .001$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 | | |
| 有 | 11.7 | 88.3 | 100.0 (298) | $\chi^2 = 8.188$ |
| 無 | 18.6 | 81.4 | 100.0 (1695) | $p < .01$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等 | | | | |
| 有 | 14.1 | 85.9 | 100.0 (489) | $\chi^2 = 5.331$ |
| 無 | 18.7 | 81.3 | 100.0 (1504) | $p < 0.05$ |
| 親友鄰居 | | | | |
| 有 | 14.6 | 85.4 | 100.0 (717) | $\chi^2 = 6.583$ |
| 無 | 19.2 | 80.8 | 100.0 (1276) | $p < .05$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表 4-11 為各種動員方式與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在有被「電話語音」動員的選民中，會去投票的比例比沒有被「電話語音」動員的選民多了 9.2%；在有被「候選人、助選員、義工」或「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動員的選民中，會去投票的比例比沒有被這二種動員方式拉票的選民多了約 7%(6.7%、6.9%)；而在有被「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等」或「親友鄰居」動員的選民中，會去投票的比例比沒有被這二種動員方式接觸的選民多了 4.6%。表中數字顯示各種動員方式均與投票參與存在顯著關聯，不論選民被哪一種動員方式接觸，有被動員的選民都偏向會去投票，沒有被動員的選民則不會。

在動員方式與選民選舉參與的關係方面，筆者預期「電話語音」的效果可

能是所有動員方式中最差的，因為語音電話對選民所傳遞的訊息有限，且不是透過人際接觸進行，對選民並不構成任何人際壓力，因此相較於其它動員方式，選民被電話語音成功動員的可能性是比較小的。

表 4-12 動員方式對選舉參與之 T 檢定分析表

| 動員方式 | 人數 | 選舉參與平均值 | 標準差 | T 檢定 |
|----------------|------|---------|-------|---------------|
| 電話語音 | | | | |
| 無 | 928 | 1.408 | 1.400 | $t = -8.138$ |
| 有 | 1094 | 1.931 | 1.473 | $p < .001$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 | | |
| 無 | 954 | 1.311 | 1.353 | $t = -11.384$ |
| 有 | 1068 | 2.031 | 1.475 | $p < .001$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 | | |
| 無 | 1721 | 1.567 | 1.399 | $t = -9.370$ |
| 有 | 301 | 2.405 | 1.611 | $p < .001$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 | | |
| 無 | 1530 | 1.539 | 1.405 | $t = -8.424$ |
| 有 | 492 | 2.167 | 1.539 | $p < .001$ |
| 親友鄰居 | | | | |
| 無 | 1300 | 1.448 | 1.410 | $t = -10.273$ |
| 有 | 722 | 2.129 | 1.457 | $p < .001$ |

表 4-12 為各種動員方式對選舉參與之 T 檢定分析結果，各種動員方式刺激選民參與選舉活動的效果，即「有被某種動員方式接觸的選民，他的選舉參與比沒有被動員的選民多多少」，依照效果高低分別為「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2.405－1.567= 0.838)、「候選人、助選員、義工」(0.720)、「親友鄰居」(0.681)、「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0.628)，最後是「電話語音」(0.523)。此一結果顯示上司、同儕對於選民選舉參與的影響力比較大，其次為政治菁英，再者是選民身邊的親友與鄰居，最後才是地方菁英，至於電話語音則是各種動員方式中對選民選舉參與程度的影響力，的確是所有動員方式中最小的，與筆者預期相符。

影響力較大的四種動員方式都是透過人與人直接面對面接觸進行的，被動員的選民可以直接感受發動動員者所發出的期望與壓力，並接受明確的政治訊息，因此選民可能會傾向出席餐會或加入後援會等，或在談話過程中對於選舉

有更多討論；而透過電話語音動員不是面對面的接觸，且可能不是候選人本身親自錄製的語音，使選民承受較小的壓力，甚至並不會讓選民感受到任何壓力，因此效果最有限。

三 參與社團頻率

透過選民參與社團活動的頻率所觀察到的，是選民與其他人接觸的頻率高低，且在同一社團中的成員，對彼此有一定的熟悉度或具有某些共通點，溝通較為順暢，訊息的傳遞也比較沒有障礙。所以，不論社團本身是否具有特定的政治立場，當選民愈常參與社團的活動時，他與其他成員的互動就會愈頻繁，而透過互動所能交換的政治訊息也愈多，附隨訊息所傳遞的，是成員對彼此的期望，形成情感上的壓力，驅使選民採取被期望的動作。換句話說，參與社團不僅降低了選民必須負擔的成本，也增加了選民所能得到的回報(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 25-33)，因此，本研究預期參與社團頻率愈高的選民，愈傾向會去投票與參與更多的選舉活動。

參與社團頻率對投票參與的影響在於，愈頻繁參與社團活動就愈能吸收到豐富的資訊，包括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什麼樣的活動、可以透過什麼管道參與等，進而降低選民參與的成本；當選民愈頻繁地接觸社團其他成員時，會認知到愈多來自其他成員的期許與壓力，一方面為迎合其他成員期許或避免衝突而參與某些競選活動，一方面也能在透過參與相同的活動培養與其他成員的情感，增加參與此一活動帶來的回報，因此他有較強的參與動機，其選舉參與程度會愈高。

表 4-13 為選民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在「時常參加」社團活動的選民中，超過九成（93.0%）的選民會去投票，這主要是因為常參與社團活動的選民能蒐集較豐富的政治訊息，接收較多來自社團中其他成員的期望，及伴隨期望而來的壓力，因此傾向會去投票。相對地，「從不參加」或「很少參加」社團活動的選民接收較少的政治訊息、期許與壓力，參與的動機自然比較弱，在這些選民中，會去投票的比例較小（81.2%、80.1%）。此一分析結

果與 Campbell 等研究美國選民投票行為時的發現相符，他們認為選民花愈多時間參與自己所認同的團體，那麼他受到團體的影響就愈大（1960：324）。

表 4-13 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參與社團頻率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人數） | |
| 從不參加 | 18.8 | 81.2 | 100.0 (1261) | $\chi^2 = 16.333$ $p < .01$ |
| 很少參加 | 19.9 | 80.1 | 100.0 (336) | |
| 有時參加 | 14.3 | 85.7 | 100.0 (217) | |
| 時常參加 | 7.0 | 93.0 | 100.0 (157) | |
| 合計 | 17.6 | 82.4 | 100.0 (1971)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表4-14 為參與社團頻率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結果，參與社團頻率為「從不參與」與「很少參與」的選民，其選舉參與平均值僅相差 0.202，「有時參與」與「時常參與」選民的選舉參與平均值僅相差 0.184，只有「很少參與」與「有時參與」之平均值差異較大（0.515）。換句話說，當參與社團的頻率達到一定的水準之後，參與社團頻率對選舉參與水平的影響會更加明顯。表中數據說明了參與社團頻率與選民選舉參與之間的關係，當選民參與社團的頻率愈高時，其選舉參與確實會顯著的增加，與本文預期相符。

台灣選民參與社團頻率與選舉參與的關係，就像 Campbell 等(1960:295-298) 研究美國選民時所說的，一旦選民受到所處團體的實質影響，其政治行為會有意無意、或多或少受到該團體的影響，當選民接觸該社團夠久或夠頻繁之後，就像該團體達到其在成員心中的標準或跨過無形的門檻一樣，進而使該團體的集體意志左右其中成員的政治行為。

表 4-14 參與社團頻率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參與社團頻率 | 人數 | 選舉參與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從不參與 | 1276 | 1.528 | 1.387 | $F = 144.152$ $p < .001$ |
| 很少參與 | 344 | 1.730 | 1.370 | |
| 有時參與 | 221 | 2.145 | 1.606 | |
| 時常參與 | 158 | 2.329 | 1.732 | |
| 合計 | 1999 | 1.694 | 1.463 | |

選民參與社團頻率與選舉參與的關係不似被動員頻率與選民選舉參與的關係，選民參與社團活動達到相當的頻率之後，就不會再顯著地提升選民的選舉參與水平了，而被動員頻率則會。這也說明了兩種人際網絡在本質上的差異，被動員頻率則是集中在選舉時期，選民被拉票的經驗，參與社團活動是選民平常參與團體活動的習慣；簡單地說，被動員頻率對選舉參與的影響則是直接、立即的效果，社團參與頻率對投票及選舉參與的影響是比較間接且具有細水流長的效果。

四 政黨競爭程度

在政治上，政黨是選民認知政治事務一項重要標籤，各政黨在競選期間的競爭程度對選民投票及選舉參與的影響，就像是催化劑一樣，尤其當政黨之間競爭激烈的時候，會刺激政黨認同強度較弱或潛在的政黨認同者，增強這些選民的參與動機，鼓勵選民透過參與來表達對政黨或候選人的支持，爭取勝選的機會（Powell，1986：21；謝雲嬌，1995：110-114）；而選民所支持的對象勝出，對選民本身而言，也是一種回報，不論是情感上的認同，或實質上該政黨或候選人所能帶給他的好處。若政黨之間的勢力懸殊，多一張或少一張選票的差別就沒有太大意義，但是當政黨之間勢力相近、競爭激烈的時候，多一張或少一張選票都可能左右選舉結果，這使得選民更加肯定自己付出時間、精力去投票，是有價值、有意義的行為，因此傾向會去投票、參與選舉活動。

表 4-15 顯示政黨競爭程度與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不論選民所在選舉區的政黨競爭程度為何，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都差不多有八成（83.9%、81.6%、82.0%），表示對台灣選民而言，政黨競爭程度與其投票參與之間沒有關係。

表 4-15 政黨競爭程度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政黨競爭程度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人數） | |
| 低 | 16.1 | 83.9 | 100.0（566） | $\chi^2 = 1.235$ $p > .05$ |
| 中 | 18.4 | 81.6 | 100.0（621） | |
| 高 | 18.0 | 82.0 | 100.0（806） | |
| 合計 | 17.6 | 82.4 | 100.0（1993）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那麼，政黨競爭程度會不會影響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的關係呢？在政黨競爭激烈的選舉區中，政治動員的效果是不是比較好呢？表 4-16 為控制政黨競爭程度時，所觀察到選民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

不論在政黨競爭程度為何的地區中，選民被動員頻率的增加都會促使投票比例增加，而且這個趨勢隨著政黨競爭程度的增加，更加明顯；在高政黨競爭程度地區中，被動員頻率為「高」的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比未被動員的選民多了 17.7%，在中政黨競爭程度地區中，被動員頻率為「高」的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比未被動員的選民多了 14.1%。

在政黨競爭激烈的地區中，因為每一張選票都可能左右選舉結果，因此原本對政治事務疏離的選民，或是潛在的政黨認同者，會受到親友等人可能不止一次地遊說，使選民承受更大的人情壓力，不斷接受各種政治訊息，因此，在政黨競爭愈激烈的地區，被動員頻率對選民投票參與的影響愈明顯。表 4-16 的分析結果說明了政黨競爭程度會強化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透過被動員頻率的中介，我們看到了政黨競爭程度對投票參與的間接影響。

表 4-16 控制政黨競爭程度，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政黨競爭程度 | 被動員頻率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人數) | |
| 低 | 無 | 18.8 | 81.2 | 100.0 (101) | $\chi^2 = 5.705$ $p > .05$ |
| | 低 | 21.0 | 79.0 | 100.0 (105) | |
| | 中 | 15.8 | 84.2 | 100.0 (240) | |
| | 高 | 10.0 | 90.0 | 100.0 (120) | |
| 中 | 無 | 27.6 | 72.4 | 100.0 (116) | $\chi^2 = 8.985$ $p < .05$ |
| | 低 | 18.1 | 81.9 | 100.0 (138) | |
| | 中 | 16.4 | 83.6 | 100.0 (256) | |
| | 高 | 13.5 | 86.5 | 100.0 (111) | |
| 高 | 無 | 25.0 | 75.0 | 100.0 (196) | $\chi^2 = 16.642$ $p < .01$ |
| | 低 | 20.3 | 79.7 | 100.0 (187) | |
| | 中 | 16.0 | 84.0 | 100.0 (313) | |
| | 高 | 7.3 | 92.7 | 100.0 (110)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那麼，政黨競爭程度是否也會影響動員方式與投票參與的關係呢？表 4-17 為控制政黨競爭程度時，所觀察到選民被動員方式與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在政黨競爭程度「低」的地區，被同儕團體動員的選民中，會去投票的比例是相對高的；至於其它動員方式，並沒有因為選舉區的政黨競爭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在被動員的選民中，會去投票的比例都在八至九成之間。在高政黨競爭程度地區，被親友鄰居動員會去投票的選民比例，比低與中政黨競爭程度地區高，表示親友鄰居的動員在高政黨競爭程度地區中，效果是比較好的。

表 4-17 控制政黨競爭程度，動員方式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政黨競爭程度 | 動員方式 | 投票參與 | |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
| 低 | 電話語音 | 11.4 | 88.6 | 100.0 (255)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15.2 | 84.8 | 100.0 (362)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9.9 | 90.1 | 100.0 (91)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1.3 | 88.7 | 100.0 (177) |
| | 親友鄰居 | 16.7 | 83.3 | 100.0 (215) |
| 中 | 電話語音 | 15.1 | 84.9 | 100.0 (384)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13.8 | 86.2 | 100.0 (327)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12.1 | 87.9 | 100.0 (99)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4.9 | 85.1 | 100.0 (148) |
| | 親友鄰居 | 16.5 | 83.5 | 100.0 (242) |
| 高 | 電話語音 | 13.0 | 87.0 | 100.0 (445)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14.2 | 85.8 | 100.0 (367)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13.0 | 87.0 | 100.0 (108)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6.5 | 83.5 | 100.0 (164) |
| | 親友鄰居 | 11.2 | 88.8 | 100.0 (260)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表 4-18 為控制政黨競爭程度時，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在低政黨競爭程度地區中，選民參與社團的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沒有關聯，但是在中、高政黨競爭程度地區中，選民參與社團的頻率與其投票參與之間則有明顯的正向關係，尤其在「時常參加」社團活動的選民中，會去投票的比例是最高的，而參與社團頻率為「從不參加」或「很少參加」的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與「時常參加」的選民有明顯的落差。從表 4-18 可以知道，當政黨競爭程度愈激烈的時候，選民的投票參與愈容易受到參與社團頻率影響，雖然沒有

直接的證據顯示，政黨競爭程度增加的時候，社團中關於選舉的討論就會增加，但是我們認為在政治環境愈刺激的情境底下，選民對於選舉事務或政治訊息的敏感度應該會增加，有助於選民接受並傳遞政治訊息，這樣的條件降低了選民參與投票的成本，提升選民的參與意願。

表 4-18 控制政黨競爭程度，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政黨競爭程度 | 參與社團頻率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 |
| 低 | 從不參加 | 15.9 | 84.1 | 100.0 (345) | $\chi^2 = 5.078$ $p > .05$ |
| | 很少參加 | 20.6 | 79.4 | 100.0 (102) | |
| | 有時參加 | 17.6 | 82.4 | 100.0 (68) | |
| | 時常參加 | 6.3 | 93.8 | 100.0 (48) | |
| 中 | 從不參加 | 19.9 | 80.1 | 100.0 (382) | $\chi^2 = 5.731$ $p > .05$ |
| | 很少參加 | 19.0 | 81.0 | 100.0 (116) | |
| | 有時參加 | 17.9 | 82.1 | 100.0 (67) | |
| | 時常參加 | 6.0 | 94.0 | 100.0 (50) | |
| 高 | 從不參加 | 19.9 | 80.1 | 100.0 (534) | $\chi^2 = 10.315$ $p < .05$ |
| | 很少參加 | 20.3 | 79.7 | 100.0 (118) | |
| | 有時參加 | 8.5 | 91.5 | 100.0 (82) | |
| | 時常參加 | 8.5 | 91.5 | 100.0 (59)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知道，當政治環境被控制時，在不同政黨競爭程度地區中，選民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的關係會有所不同，這說明了環境系絡對系絡成員的政治行為確實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在選舉參與方面，表 4-19 為政黨競爭程度對選舉參與的變異數分析結果，低政黨競爭程度選民的選舉參與平均值最低（1.629），其次為中政黨競爭程度選民（1.639），選舉參與程度最高的是高政黨競爭程度的選民（1.776）。雖然選民的選舉參與平均值隨著政黨競爭程度增加而增加，但是各組選民的選舉參與平均值都只有些微差距；也就是說，當政黨競爭程度增加時，選民參與選舉活動的情形雖然會比較踴躍，但是其參與程度並沒有出現明顯的變化。

表 4-19 政黨競爭程度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政黨競爭程度 | 人數 | 選舉參與之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低 | 577 | 1.629 | 1.432 | $F= 2.301$ $p > .05$ |
| 中 | 628 | 1.639 | 1.479 | |
| 高 | 817 | 1.776 | 1.471 | |
| 合計 | 2022 | 1.691 | 1.463 | |

同樣地，當我們控制選區的政黨競爭程度時，被動員頻率與選舉參與的關係會不會產生變化呢？表 4-20 為控制政黨競爭程度時，被動員頻率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結果，在各選舉區中，不論政黨競爭程度為何，選民被動員的頻率與其選舉參與之間都存在明顯的正向關係。比較各地區未被動員的選民時可以發現，雖然他們同樣都沒有被本研究所定義的五種動員方式接觸，但是在低政黨競爭程度地區中，其選舉參與的平均值（0.736）比中政黨競爭程度地區（0.923）低，而中政黨競爭程度地區又低於高政黨競爭程度地區（1.050）。這表示這些選民雖然都沒有被動員，但是當他置身於政治環境較具刺激性的地區時，他的選舉參與程度，會比較高。換句話說，當環境中的政治性刺激增強的時候，選民回應的程度自然也會比較高，即選民的政治行為確實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

表 4-20 控制政黨競爭程度，被動員頻率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政黨競爭程度 | 被動員頻率 | 人數 | 選舉參與之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低 | 無 | 106 | 0.736 | 0.979 | $F= 41.378$ $p < .001$ |
| | 低 | 105 | 1.095 | 1.123 | |
| | 中 | 246 | 1.829 | 1.386 | |
| | 高 | 120 | 2.475 | 1.500 | |
| 中 | 無 | 117 | 0.923 | 1.205 | $F= 31.228$ $p < .001$ |
| | 低 | 141 | 1.248 | 1.294 | |
| | 中 | 259 | 1.784 | 1.441 | |
| | 高 | 111 | 2.550 | 1.518 | |
| 高 | 無 | 200 | 1.050 | 1.235 | $F= 28.595$ $p < .001$ |
| | 低 | 189 | 1.757 | 1.460 | |
| | 中 | 318 | 2.028 | 1.377 | |
| | 高 | 110 | 2.400 | 1.638 | |

同樣地，我們先控制政黨競爭程度，然後來觀察各種動員方式與選民選舉

參與的關係如何。從表 4-21 可以看到，不論政黨競爭程度如何，當選民被被同儕團體動員時，其選舉參與平均值都是各地區中最高的；另外，在表 4-21 中也發現與表 4-20 同樣的現象，雖然電話語音動員的效果是相對差的，但是在政黨競爭程度為「低」與「中」的地區中，被電話語音動員的選民之選舉參與平均值（1.914、1.860）仍然比高政黨競爭程度地區（2.002）稍微低，表示環境中的政治刺激對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的確有正面影響。

表 4-21 控制政黨競爭程度，動員方式對選舉參與之比較分析表

| 政黨競爭程度 | 動員方式 | 人數 | 選舉參與平均值 | 標準差 |
|--------|----------------|-----|---------|-------|
| 低 | 電話語音 | 257 | 1.914 | 1.414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366 | 1.978 | 1.454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92 | 2.446 | 1.653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79 | 2.134 | 1.523 |
| | 親友鄰居 | 217 | 2.088 | 1.442 |
| 中 | 電話語音 | 387 | 1.860 | 1.500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330 | 2.039 | 1.518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100 | 2.340 | 1.616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48 | 2.068 | 1.550 |
| | 親友鄰居 | 244 | 2.082 | 1.426 |
| 高 | 電話語音 | 450 | 2.002 | 1.483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372 | 2.075 | 1.459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109 | 2.431 | 1.583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65 | 2.291 | 1.546 |
| | 親友鄰居 | 261 | 2.207 | 1.500 |

在參與社團頻率方面，表 4-22 為控制政黨競爭程度時，所觀察到參與社團頻率與選舉參與的變異數分析結果，在各個地區，選民參與社團頻率都與選舉參與存在正向的關係，此一趨勢在高政黨競爭程度地區中尤其明顯，隨著參與社團頻率的增加，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明顯地隨之增加；相對地，在低與中政黨競爭程度地區中，選民參與社團的頻率雖然與選舉參與程度也呈現正向關係，但是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隨著參與社團頻率增加而增加的幅度比較有限。

透過控制政治環境，我們發現被動員的頻率、被動員的方式，以及參與社團的頻率，這些變數與選舉參與之間的關係都會因為政治環境的差異而有所不同。選民的人際網絡本來就有助於降低他的參與成本與增加可能的回報，而外

在客觀環境也會透過強化個人人際網絡與選舉參與的關係，進而間接地對選民的選舉參與產生影響。

表 4-22 控制政黨競爭程度，參與社團頻率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政黨競爭程度 | 參與社團頻率 | 人數 | 選舉參與之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低 | 從不參與 | 350 | 1.494 | 1.368 | |
| | 很少參與 | 107 | 1.617 | 1.336 | $F = 4.940$ |
| | 有時參與 | 68 | 2.044 | 1.597 | $p < .01$ |
| | 時常參與 | 48 | 2.125 | 1.684 | |
| 中 | 從不參與 | 384 | 1.500 | 1.384 | |
| | 很少參與 | 119 | 1.622 | 1.378 | $F = 6.084$ |
| | 有時參與 | 69 | 2.203 | 1.685 | $p < .001$ |
| | 時常參與 | 50 | 2.080 | 1.872 | |
| 高 | 從不參與 | 542 | 1.570 | 1.402 | |
| | 很少參與 | 118 | 1.941 | 1.379 | $F = 14.794$ |
| | 有時參與 | 84 | 2.179 | 1.561 | $p < .001$ |
| | 時常參與 | 60 | 2.700 | 1.608 | |

五 農業人口比例

就台灣選民而言，農業人口比例反映了地區的經濟條件，農業人口比例愈高，表示該地區的都市化程度愈低，反之亦然。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安土重遷」的觀念使固守同一塊土地的人們形成緊密的聯絡網絡，對於這一塊土地上發生的事情較為熟悉、較為關心、較願意參與，在這些地區中，人與人的連結是最重要的訊息來源，因此政治菁英透過人際接觸進行政治動員，所需要的成本較低，收益也較高。在高度都市化地區中，農業人口比例較少，居民的流動性較高，人口結構中高教育程度的比例較高，傳播媒體高度發展，加速資訊流通的速度，也豐富了資訊傳播的管道，因此選民的自主判斷能力較強，較不容易受政治動員影響。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地區的農業人口愈多，那麼政治動員的效果就愈好，選民參與投票及選舉活動的比例就愈高，即農業人口比例與選民的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之間存在正向的關聯。

農業人口比例與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23 所示，在低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會去投票的比例有八成（80.9%），在中、高農業人口比例的地區中，

則有八成四左右（84.4%、84.3%）的選民會去投票，顯示農業人口比例對投票參與的影響是正向的，農業人口比例愈高的地區，即都市化程度愈低的地區，會去投票的選民比例愈高。這主要是因為農民對於土地有特殊的情感，往往長時間居留在同一個地方，對於地方的政治事務較為熟悉，在選擇投票對象時，尤其當選民對於該次選舉中候選人或政黨的政見、政策沒有充分的認知時，會比較容易接受朋友的意見或推薦，而去投票。

表 4-23 農業人口比例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農業人口比例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人數） | |
| 低 | 19.1 | 80.9 | 100.0 (1118) | $\chi^2 = 3.909$ $p > .05$ |
| 中 | 15.6 | 84.4 | 100.0 (404) | |
| 高 | 15.7 | 84.3 | 100.0 (471) | |
| 合計 | 17.6 | 82.4 | 100.0 (1993)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我們已經知道政治環境會影響選民人際網絡與其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的關係，接下來筆者進一步檢視地區的經濟條件是否會影響選民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的關係。表 4-24 為控制農業人口比例時，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不論地區農業人口比例為何，選民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大致都呈現正向關係，隨著被動員頻率的增加，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也隨之增加；而且此一趨勢隨著農業人口比例的增加更為明顯，在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被動員程度為「高」的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更高達九成（92.4%）。

另外，在未被動員的選民中，設籍於低農業人口比例地區的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73.9%）是最低的，其次為中農業人口比例地區（76.7%），而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最高（78.8%）；同樣地，被動員頻率為「高」的選民中，依會去投票比例的高低，分別為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92.4%）、中農業人口比例地區（89.0%），最低的是低農業人口比例地區（88.9%）。由此可知，經濟環境對選民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的關係，有正向的影響力。

這是因為在農業人口比例愈高的地區，一方面由於高教育程度選民的比例

並不高，政治訊息也比較缺乏，多仰賴人際之間的傳播，因此比較容易受到政治動員的影響；二方面由於重視人情，人與人的感情比較深厚，因此動員效果更好；三方面由於過去中央統治拉攏地方菁英（廖忠俊，1997：92），慣於以政治動員的方式掌握其在地方上的實力，因此使政治動員在農業人口比例愈高的地區，有愈大的發揮空間。

表 4-24 控制農業人口比例，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農業人口比例 | 被動員頻率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人數） | |
| 低 | 無 | 26.1 | 73.9 | 100.0 (238) | $\chi^2 = 15.150$ $p < .01$ |
| | 低 | 20.2 | 79.8 | 100.0 (277) | |
| | 中 | 17.5 | 82.5 | 100.0 (441) | |
| | 高 | 11.1 | 88.9 | 100.0 (162) | |
| 中 | 無 | 23.3 | 76.7 | 100.0 (43) | $\chi^2 = 9.565$ $p < .05$ |
| | 低 | 25.0 | 75.0 | 100.0 (72) | |
| | 中 | 12.7 | 87.3 | 100.0 (189) | |
| | 高 | 11.0 | 89.0 | 100.0 (100) | |
| 高 | 無 | 21.2 | 78.8 | 100.0 (132) | $\chi^2 = 7.256$ $p > .05$ |
| | 低 | 13.6 | 86.4 | 100.0 (81) | |
| | 中 | 16.2 | 83.8 | 100.0 (179) | |
| | 高 | 7.6 | 92.4 | 100.0 (79)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表 4-25 為控制農業人口比例，動員方式與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在低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被各種動員方式接觸的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都在八成五左右；在農業人口比例為「中」與「高」的地區中，被同儕動員的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都是最高的，達到九成以上（94.4%、93.3%）。另外，在被親友鄰居動員的部分，在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有相對高的的選民比例會去投票（87.6%），表示相對於低（84.9%）與中（84.5%）農業人口比例地區而言，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的選民比較容易受親友、鄰居等人的遊說，而參與投票。可見在較為傳統的農業地區中，親鄰關係是比較濃厚的；在較為都市化的地區中，也就是農業人口比例比較低的地區中，由於流動性較高，親鄰之間的關係不似傳統農業地區緊密，因此在選舉期間的動員效果比較有限。

表 4-25 使我們瞭解到，經濟環境的條件不同，會採取不同的政治動員方式，因為在經濟發展程度愈高的地區中，選民的政治訊息來源較為豐富，加上生活型態的流動性較高，使人際之間的情感依賴較為疏遠，不似發展程度較低的傳統農業地區，政治資訊來源相對有限，與土地的情感使居民傾向長期據守同一塊土地，培養出較為穩定的人際網絡，也比較看重透過人際接觸的情感交流，彼此互為依存的心態，使彼此的政治行為也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彼此影響。如在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被親友鄰居動員的選民，比起其它地區，有相對高比例（87.6%）的選民會去投票，而在低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被地方菁英動員，會去投票的比例（84.8%），則是相對低的。

表 4-25 控制農業人口比例，動員方式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農業人口比例 | 動員方式 | 投票參與 | |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
| 低 | 電話語音 | 15.3 | 84.7 | 100.0 (613)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15.0 | 85.0 | 100.0 (535)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16.3 | 83.7 | 100.0 (166)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5.2 | 84.8 | 100.0 (210) |
| | 親友鄰居 | 15.1 | 84.9 | 100.0 (390) |
| 中 | 電話語音 | 11.5 | 88.5 | 100.0 (262)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13.1 | 86.9 | 100.0 (275)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5.6 | 94.4 | 100.0 (72)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3.2 | 86.8 | 100.0 (151) |
| | 親友鄰居 | 15.5 | 84.5 | 100.0 (174) |
| 高 | 電話語音 | 10.0 | 90.0 | 100.0 (209)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14.6 | 85.4 | 100.0 (246)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6.7 | 93.3 | 100.0 (60)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3.3 | 86.7 | 100.0 (128) |
| | 親友鄰居 | 12.4 | 87.6 | 100.0 (153)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在平常的人際接觸方面，表 4-26 為控制農業人口比例時，選民參與社團頻率與其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在低與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選民參與社團的頻率與其投票參與之間，呈正向關係，尤其在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27 位「時常參加」社團活動的選民全數都會去投票。在中等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選民參與社團的頻率與其投票參與之間則沒有前述的正向關係，「很少參加」與

「有時參加」社團活動的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是最低的，其次為「從不參加」的選民，投票比例最高的仍是參與社團頻率最高的選民。

從表 4-26 的交叉關係來看，選民參與社團的頻率與其投票參與之間的關係，在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的正向關係是比低農業人口比例地區更為明顯的；另外，我們並沒有直接的證據說明為什麼在中等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選民的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應有的正向關係減弱，甚至變的模糊，但是可以確認的是，從表 4-26 仍然可以看到選民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的關係，會受到地區經濟環境的間接影響力。

表 4-26 控制農業人口比例，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農業人口比例 | 參與社團頻率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 |
| 低 | 從不參加 | 21.0 | 79.0 | 100.0 (706) | $\chi^2 = 8.822$ $p < .05$ |
| | 很少參加 | 19.5 | 80.5 | 100.0 (185) | |
| | 有時參加 | 14.4 | 85.6 | 100.0 (118) | |
| | 時常參加 | 9.6 | 90.4 | 100.0 (94) | |
| 中 | 從不參加 | 14.7 | 85.3 | 100.0 (252) | $\chi^2 = 4.890$ $p > .05$ |
| | 很少參加 | 20.3 | 79.7 | 100.0 (69) | |
| | 有時參加 | 20.5 | 79.5 | 100.0 (44) | |
| | 時常參加 | 5.6 | 94.4 | 100.0 (36) | |
| 高 | 從不參加 | 17.2 | 82.8 | 100.0 (303) | $\chi^2 = 8.827$ $p < .05$ |
| | 很少參加 | 20.7 | 79.3 | 100.0 (82) | |
| | 有時參加 | 9.1 | 90.9 | 100.0 (55) | |
| | 時常參加 | 0.0 | 100.0 | 100.0 (27)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在選舉參與程度方面，農業人口比例對選舉參與的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27 所示，選民選舉參與程度由低到高依序為，中農業人口比例的地區(1.855)、低農業人口比例的地區(1.787)，而在高農業人口比例的地區中，選民選舉參與程度最低(1.335)。低與中農業人口比例地區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相近，選民對競選活動的參與都比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選民高，表示農業人口比例愈高，對選民參與選舉活動愈不利，即農業人口比例與選民選舉參與呈現負向的關係。

表 4-27 農業人口比例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農業人口比例 | 人數 | 選舉參與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低 | 1129 | 1.787 | 1.471 | $F=19.742$ |
| 中 | 406 | 1.855 | 1.466 | $p<.001$ |
| 高 | 487 | 1.335 | 1.387 | |
| 合計 | 2022 | 1.691 | 1.463 | |

主要是因為在農業人口比例愈低的地區，有愈高比例的選民擁有高教育程度、豐富的政治訊息來源、更多與其他人發生衝突的機會等條件，使其對政治事務的關切程度較高，參與意願較強，因此參與程度也比較高。相對地，在農業人口比例愈高的地區，擁有以上條件的選民比例愈低，因此他對政治事務關切的程度較低，對選舉活動的參與意願不強，自然參與程度就比較低。

農業人口比例對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的影響不同，是因為投票相較於其它政治活動，是比較簡單、容易進行的，比較可能受到動員的影響，我們也確實在農業人口比例愈高的地區中看到，政治動員對選民的投票參與有愈大的影響力，因此農業人口與投票參與之間存在正向關係。選舉活動相較於投票，屬於困難度較高的政治活動，選民需要較強的動機、有負擔較高成本的能力等條件，才會選擇參與，因此農業人口比例與選舉參與之間是呈現負向的關係。

接著我們將地區的經濟環境條件控制，觀察選民被動員頻率與其選舉參與程度之間的關係。表 4-28 為控制農業人口比例，被動員頻率對選舉參與的變異數分析結果，被動員頻率與選舉參與之間的正向關係仍然成立，並且隨著農業人口比例的增加，此一趨勢更為明顯，表示農業人口比例愈高，選民受動員頻率的影響愈大。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所有未被動員的選民中，隨著農業人口比例的增加，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隨之減少，主要是因為在低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擁有高教育程度、豐富政治資訊來源、便捷的通訊等條件的選民比例較高，他們能負擔較高的參與成本，因此參與的程度自然比較高；隨著農業人口比例的增加，擁有這些條件的選民比例相對地減少，因此選民能負擔的參與成本也相對較低，參與選舉活動的意願與程度自然就降低了。

表 4-28 控制農業人口比例，被動員頻率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農業人口比例 | 被動員頻率 | 人數 | 選舉參與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低 | 無 | 242 | 1.099 | 1.222 | $F= 39.086$ $p < .001$ |
| | 低 | 280 | 1.596 | 1.406 | |
| | 中 | 445 | 2.022 | 1.409 | |
| | 高 | 162 | 2.494 | 1.608 | |
| 中 | 無 | 43 | 0.953 | 1.234 | $F= 33.085$ $p < .001$ |
| | 低 | 72 | 1.333 | 1.245 | |
| | 中 | 191 | 1.906 | 1.400 | |
| | 高 | 100 | 2.520 | 1.507 | |
| 高 | 無 | 138 | 0.645 | 1.002 | $F= 36.690$ $p < .001$ |
| | 低 | 83 | 0.964 | 1.184 | |
| | 中 | 187 | 1.567 | 1.344 | |
| | 高 | 79 | 2.380 | 1.488 | |

在經濟環境對選民被動員方式與其選舉參與關係方面，表 4-29 為控制農業人口比例，動員方式對選舉參與的比較分析結果，在低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不論選民被哪一種動員方式接觸，其選舉參與程度都相去不遠。因為低農業人口地區的經濟發展較好，政治訊息的流通較為便利，選民受不同政治動員方式接觸，對其選舉參與程度都沒有太大的影響。

在表 4-29 中，同儕動員的效果是比較好的，受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遊說拉票的選民，其選舉參與程度明顯高於被其它動員方式接觸的選民。在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被電話語音動員的選民，在各地區、被各種動員方式接觸的選民中，其選舉參與程度是最低的，可見電話語音對重視人情的傳統農業地區選民而言，動員效果並不是很理想。

在經濟環境對選民參與社團頻率與其選舉參與關係方面，表 4-30 為控制農業人口比例，參與社團頻率對選舉參與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選民參與社團頻率與其投票參與之間的正向關係，此一關係在低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最为明顯。

表 4-29 控制農業人口比例，動員方式對選舉參與之比較分析表

| 農業人口比例 | 動員方式 | 人數 | 選舉參與平均值 | 標準差 |
|--------|----------------|-----|---------|-------|
| 低 | 電話語音 | 617 | 2.034 | 1.490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539 | 2.095 | 1.492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167 | 2.413 | 1.614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210 | 2.324 | 1.580 |
| | 親友鄰居 | 392 | 2.151 | 1.480 |
| 中 | 電話語音 | 264 | 2.011 | 1.445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275 | 2.105 | 1.447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72 | 2.403 | 1.616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52 | 2.099 | 1.521 |
| | 親友鄰居 | 175 | 2.246 | 1.411 |
| 高 | 電話語音 | 213 | 1.535 | 1.396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254 | 1.815 | 1.453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62 | 2.387 | 1.623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30 | 1.992 | 1.476 |
| | 親友鄰居 | 155 | 1.942 | 1.443 |

在所有「時常參與」社團活動的選民中，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的選舉參與程度是最低的，不像投票參與，在所有「時常參與」社團活動的選民中，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的投票參與比例是最高的；這是因為投票是比較簡單的參與活動，所以選民投票與否的決定比較容易受到參與社團頻率的影響，而選舉活動的困難度比較高，需要負擔的參與成本也比較高，因此選民是否參與選舉活動，比較不容易受到參與社團頻率的影響。

表 4-30 控制農業人口比例，參與社團頻率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農業人口比例 | 參與社團頻率 | 人數 | 選舉參與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低 | 從不參與 | 711 | 1.615 | 1.403 | $F= 14.260$ $p < .001$ |
| | 很少參與 | 188 | 1.819 | 1.344 | |
| | 有時參與 | 120 | 2.183 | 1.603 | |
| | 時常參與 | 95 | 2.505 | 1.700 | |
| 中 | 從不參與 | 252 | 1.718 | 1.349 | $F= 3.772$ $p < .05$ |
| | 很少參與 | 71 | 1.845 | 1.509 | |
| | 有時參與 | 44 | 2.409 | 1.515 | |
| | 時常參與 | 36 | 2.250 | 1.888 | |
| 高 | 從不參與 | 313 | 1.179 | 1.320 | $F= 5.378$ $p < .01$ |
| | 很少參與 | 85 | 1.435 | 1.277 | |
| | 有時參與 | 57 | 1.860 | 1.663 | |
| | 時常參與 | 27 | 1.815 | 1.570 | |

第三節 人口變數與選舉參與的關聯性

一 年齡

分屬不同年齡層的選民，與社會連結的緊密程度不同，對於分配社會資源的政治事務也有不同程度的關切，因此參與政治事務的動機強弱及參與程度也不一。中壯年選民進入職場已經有一段時間，累積一定的參與經驗，部分選民也已經自組家庭，有了家庭經濟壓力，對於政治事務較為關注，因此本研究預期中壯年選民對政治事務的關切程度最高，參與動機最強，會是參與程度最高的一群選民；20 幾歲的年輕選民，由於經驗較少，對於政治事務的熟悉度比較低，相對於中壯年選民，壓力也比較小，因此他們的參與程度會比中壯年選民低；60 歲以上的選民雖然有較豐富的參與經驗，對社會政治事務比較熟悉，但是由於部分選民已經或正準備離開職場，心理上對社會漸漸產生疏離，因此對政治事務的關切程度會開始減退，加上部分選民行動不便，因此他們的參與程度也會比中壯年選民低。

表 4-31 為年齡與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在 20 到 59 歲的選民當中，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加，20 到 29 歲的選民中，會去投票的比例是所有年齡層當中最底的（64.4%），然後隨著年齡層的提高，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逐漸升高，40 至 59 歲的中壯年選民投票率達到高峰（90.4%、92.6%），60 歲以上的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則稍有降低，但仍將近九成（89.7%）。

表 4-31 年齡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年齡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人數） | |
| 20 至 29 歲 | 35.6 | 64.4 | 100.0 (435) | $\chi^2 = 152.144$ $p < .001$ |
| 30 至 39 歲 | 20.0 | 80.0 | 100.0 (465) | |
| 40 至 49 歲 | 9.6 | 90.4 | 100.0 (446) | |
| 50 至 59 歲 | 7.4 | 92.6 | 100.0 (270) | |
| 60 歲以上 | 10.3 | 89.7 | 100.0 (377) | |
| 合計 | 17.6 | 82.4 | 100.0 (1993)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此一分析結果符合本研究的理論假設，表示台灣選民年齡與投票參與的 \cap

型曲線關係與 Campbell 等 (1960: 493-498) 研究美國選民投票行為的發現相同，都是以中壯年選民的參與程度最高，其次為年長選民，參與程度最低的都是青年選民。這與個人所累積的社會經驗，及其與社會的連結最為密切相關，中壯年選民與社會的連結最緊密，對政治事務的關注程度比較高，自然參與程度也比較高；年長選民雖然與社會脈動日漸疏離，但相較於 20 幾歲的社會新鮮人，對社會與政治事務較為熟悉，在投票參與方面，他們的參與比例還是比青年選民高。接著，筆者進一步檢視不同年齡層的選民，其投票參與與政治動員之間的關係有無不同。

表 4-32 控制年齡，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年齡 | 被動員頻率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 |
| 20 至 29 歲 | 無 | 43.3 | 56.7 | 100.0 (97) | $\chi^2 = 6.411$ $p > .05$ |
| | 低 | 36.0 | 64.0 | 100.0 (100) | |
| | 中 | 35.1 | 64.9 | 100.0 (185) | |
| | 高 | 22.6 | 77.4 | 100.0 (53) | |
| 30 至 39 歲 | 無 | 28.4 | 71.6 | 100.0 (74) | $\chi^2 = 13.188$ $p < .01$ |
| | 低 | 25.2 | 74.8 | 100.0 (103) | |
| | 中 | 19.8 | 80.2 | 100.0 (192) | |
| | 高 | 8.3 | 91.7 | 100.0 (96) | |
| 40 至 49 歲 | 無 | 8.1 | 91.9 | 100.0 (62) | $\chi^2 = 2.219$ $p > .05$ |
| | 低 | 13.3 | 86.7 | 100.0 (83) | |
| | 中 | 8.0 | 92.0 | 100.0 (200) | |
| | 高 | 10.9 | 89.1 | 100.0 (101) | |
| 50 至 59 歲 | 無 | 18.2 | 81.8 | 100.0 (55) | $\chi^2 = 12.486$ $p < .01$ |
| | 低 | 7.1 | 92.9 | 100.0 (56) | |
| | 中 | 4.2 | 95.8 | 100.0 (120) | |
| | 高 | 2.6 | 97.4 | 100.0 (39) | |
| 60 歲以上 | 無 | 17.6 | 82.4 | 100.0 (125) | $\chi^2 = 11.421$ $p < .05$ |
| | 低 | 9.1 | 90.9 | 100.0 (88) | |
| | 中 | 5.4 | 94.6 | 100.0 (112) | |
| | 高 | 5.8 | 94.2 | 100.0 (52)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表 4-32 為控制年齡，選民被動員頻率與其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從表中可以發現幾點；首先，在所有未被動員的選民中，「40 至 49 歲」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為 50 歲以上的選民，投票比例最低的是 39 歲以下的

選民；第二，「40 至 49 歲」選民之被動員頻率與其投票參與之間不存在關聯性，這個年齡層的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都在八成五以上，因為 40 幾歲的中壯年選民與社會政治事務有緊密的連結與豐富的經驗，即使他們沒有被動員，還是傾向會去投票；第三，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的正向關係，在「20 至 29 歲」、「30 至 39 歲」、「50 至 59 歲」及「60 歲以上」選民中，較為明顯，當 50 幾歲的中壯年選民被動員頻率增加時，會去投票的選民比例也會增加；39 歲以下的選民，雖然參與經驗相對有限，但是他們受到動員的影響卻是相對大的，政治動員能幫助他們降低比較多的參與成本，因此增加了參與的意願，所以比較容易受到政治動員的影響而去投票。

在動員方式方面，表 4-33 為控制選民年齡層，動員方式與其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普遍來說，隨著年齡層的增加，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也明顯的增加。在「20 至 29 歲」選民中，透過政治菁英、地方菁英與親友鄰居動員的效果是相對差的，在被這些方式動員的選民中，不到七成會去投票。透過上司、同事、同業公會等同儕動員選民去投票，效果比較好的是「20 至 29 歲」、「30 至 39 歲」與「60 歲以上」的選民。「40 至 49 歲」選民被各種方式動員會去投票的比例都維持在九成；「50 至 59 歲」選民受同儕動員而去投票的比例，則是同年齡層中最低的，但是受親友鄰居動員的選民，幾乎百分之百（98.8%）都會去投票。

表 4-33 說明了不同的動員方式在不同年齡層選民身上，所能產生的動員效果也不同，20 至 39 歲的選民受同儕的影響較大，各種動員方式對 40 至 49 歲的選民來說，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差異，50 至 59 歲的選民則是受親友鄰居的影響較大，60 歲以上的選民也是受同儕的影響較大。因此，政黨或候選人在選舉期間，在進行動員之前，掌握其訴求對象就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如此才能針對訴求對象採取成本最低，而效益最高的動員方式，將有限的競選資源發揮最大的功用，促使選民出門投下支持的一票。

表 4-33 控制年齡，動員方式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年齡 | 動員方式 | 投票參與 | |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
| 20 至 29 歲 | 電話語音 | 29.1 | 70.9 | 100.0 (179)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32.1 | 67.9 | 100.0 (209)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22.2 | 77.8 | 100.0 (54)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31.4 | 68.6 | 100.0 (102) |
| | 親友鄰居 | 31.4 | 68.6 | 100.0 (175) |
| 30 至 39 歲 | 電話語音 | 18.8 | 81.2 | 100.0 (271)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15.6 | 84.4 | 100.0 (269)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11.0 | 89.0 | 100.0 (91)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4.7 | 85.3 | 100.0 (116) |
| | 親友鄰居 | 13.1 | 86.9 | 100.0 (183) |
| 40 至 49 歲 | 電話語音 | 8.7 | 91.3 | 100.0 (288)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9.5 | 90.5 | 100.0 (274)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10.0 | 90.0 | 100.0 (90)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9.1 | 90.9 | 100.0 (132) |
| | 親友鄰居 | 9.3 | 90.7 | 100.0 (193) |
| 50 至 59 歲 | 電話語音 | 4.2 | 95.8 | 100.0 (168)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4.2 | 95.8 | 100.0 (143)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9.1 | 90.9 | 100.0 (33)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5.2 | 94.8 | 100.0 (58) |
| | 親友鄰居 | 1.2 | 98.8 | 100.0 (84) |
| 60 歲以上 | 電話語音 | 5.6 | 94.4 | 100.0 (178)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6.8 | 93.2 | 100.0 (161)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3.3 | 96.7 | 100.0 (30)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6.2 | 93.8 | 100.0 (81) |
| | 親友鄰居 | 8.5 | 91.5 | 100.0 (82)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在選民參與社團頻率方面，表 4-34 為控制選民年齡層，觀察其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的關係有無不同。在「30 至 39 歲」選民中，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有比較明顯的正向關係，在「20 至 29 歲」、「50 至 59 歲」、及「60 以上」的選民中，這樣的正向關係亦大致存在，但在「40 至 49 歲」的選民中則不然，這可能是因為對 40 至 49 歲的選民而言，他們本來就比較關注政治事務，所以不論參與社團活動的頻率為何，他們多傾向會去投票。如同 40 至 49 歲選民的投票參與不受被動員頻率影響一般，其投票參與同樣不受參與社團頻率的影響。

表 4-34 控制年齡，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年齡 | 參與社團頻率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 |
| 20 至 29 歲 | 從不參加 | 35.0 | 65.0 | 100.0 (300) | $\chi^2 = 0.692$ $p > .05$ |
| | 很少參加 | 39.5 | 60.5 | 100.0 (76) | |
| | 有時參加 | 36.8 | 63.2 | 100.0 (38) | |
| | 時常參加 | 31.3 | 68.8 | 100.0 (16) | |
| 30 至 39 歲 | 從不參加 | 20.9 | 79.1 | 100.0 (306) | $\chi^2 = 2.000$ $p > .05$ |
| | 很少參加 | 20.2 | 79.8 | 100.0 (84) | |
| | 有時參加 | 17.4 | 82.6 | 100.0 (46) | |
| | 時常參加 | 9.1 | 90.9 | 100.0 (22) | |
| 40 至 49 歲 | 從不參加 | 9.7 | 90.3 | 100.0 (267) | $\chi^2 = 1.816$ $p > .05$ |
| | 很少參加 | 11.1 | 88.9 | 100.0 (81) | |
| | 有時參加 | 12.0 | 88.0 | 100.0 (50) | |
| | 時常參加 | 4.5 | 95.5 | 100.0 (44) | |
| 50 至 59 歲 | 從不參加 | 9.8 | 90.2 | 100.0 (163) | $\chi^2 = 3.528$ $p > .05$ |
| | 很少參加 | 5.9 | 94.1 | 100.0 (34) | |
| | 有時參加 | 2.4 | 97.6 | 100.0 (42) | |
| | 時常參加 | 3.7 | 96.3 | 100.0 (27) | |
| 60 歲以上 | 從不參加 | 11.6 | 88.4 | 100.0 (225) | $\chi^2 = 6.589$ $p > .05$ |
| | 很少參加 | 14.8 | 85.2 | 100.0 (61) | |
| | 有時參加 | 4.9 | 95.1 | 100.0 (41) | |
| | 時常參加 | 2.1 | 97.9 | 100.0 (48)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在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方面，表 4-35 為年齡對選民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結果，「30 至 39 歲」選民的選舉參與平均值最高 (1.996)，其次為「40 至 49 歲」(1.913)、「50 至 59 歲」(1.736)，再來是「20 至 29 歲」選民 (1.644)，選舉參與程度最低的是「60 歲以上」選民 (1.083)。30 至 59 歲的選民是所有年齡層中，參與程度最高的一群人，這主要是因為中壯年選民進入職場已經有一段時間，累積了一定的社會經驗，所以對政治事務有一定的熟悉度，加上來自家庭經濟與社會期望的壓力，使得中壯年選民成為與社會連結最為緊密的一群人，因此他們對政治事務的關切程度是所有年齡層中最高的，對政治事務的參與程度也比較高。「20 至 29 歲」與「60 歲以上」選民的參與程度較低，且 20 幾歲的年輕選民選舉參與程度略勝 60 歲以上的選民，這可能是因為年輕選民正開始累積其政治參與經驗，態度上與行為上較為積極，不似年長的選民受到生

理及心理的限制，所以年輕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比年長選民稍微高一些。

表 4-35 年齡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年齡 | 人數 | 選舉參與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20 至 29 歲 | 444 | 1.644 | 1.299 | |
| 30 至 39 歲 | 470 | 1.996 | 1.408 | $F = 209.693$ |
| 40 至 49 歲 | 450 | 1.913 | 1.502 | $p < .001$ |
| 50 至 59 歲 | 273 | 1.736 | 1.566 | |
| 60 歲以上 | 385 | 1.083 | 1.406 | |
| 合計 | 2022 | 1.691 | 1.463 | |

年齡與投票及選舉參與的關係不盡相同，同樣都是中壯年選民參與程度最高，但是因為投票是比較容易進行的活動，而參加選舉活動需要較強的動機、負擔較高的成本，因此年長選民的投票參與比青年選民高，選舉參與則比青年選民低。接下來筆者控制選民的年齡層，進一步觀察選民被動員頻率與選舉參與程度之間的關係有無不同。表 4-36 為控制選民年齡層，被動員頻率對選舉參與的變異數分析結果，被動員頻率與選舉參與之間的正向關係在各個年齡層均成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40 至 49 歲選民的選舉參與同樣也受到被動員頻率的正向影響。對這個年齡層的選民來說，其投票參與不受被動員頻率、參與社團頻率等條件的影響，維持一定的投票比例，但其選舉參與則明顯受到被動員頻率的正向影響，其選舉參與程度隨著被動員頻率的增加而增加。因為投票是比較簡單的參與方式，對 40 至 49 歲的選民而言，動員能帶給他的幫助較少，因為他本身就關注政治事務，被動員與否，他都傾向會去投票；但是選舉活動是相對難的參與方式，此時，政治動員能有效地幫助他降低參與成本，因此對他的選舉參與程度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

在沒有受到政治動員的選民中，30 至 49 歲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是最高的，因為他們本來就比較關注社會政治事務，參與選舉活動的動機自然比較強，實際的參與程度也會比較高。在「20 至 29 歲」及「60 歲以上」的選民中，其選舉參與程度隨著被動員頻率增加而增加的幅度則是相對高的；因為對缺乏參與經驗的「20 至 29 歲」選民，以及與社會連結漸漸疏遠的「60 歲以上」選民而

言，政治動員比較能幫助他們降低參與的成本，或增加參與可能帶來的回報，鼓勵他們採取行動。

表 4-36 控制年齡，被動員頻率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年齡 | 被動員頻率 | 人數 | 選舉參與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20 至 29 歲 | 無 | 98 | 0.939 | 0.961 | |
| | 低 | 103 | 1.379 | 1.329 | $F= 25.750$ |
| | 中 | 190 | 1.900 | 1.237 | $p < .001$ |
| | 高 | 53 | 2.547 | 1.218 | |
| 30 至 39 歲 | 無 | 76 | 1.342 | 1.332 | |
| | 低 | 104 | 1.952 | 1.234 | $F= 12.312$ |
| | 中 | 194 | 1.974 | 1.329 | $p < .001$ |
| | 高 | 96 | 2.604 | 1.559 | |
| 40 至 49 歲 | 無 | 63 | 1.365 | 1.406 | |
| | 低 | 84 | 1.440 | 1.347 | $F= 11.908$ |
| | 中 | 202 | 1.980 | 1.435 | $p < .001$ |
| | 高 | 101 | 2.515 | 1.585 | |
| 50 至 59 歲 | 無 | 56 | 0.929 | 1.189 | |
| | 低 | 56 | 1.446 | 1.536 | $F= 9.938$ |
| | 中 | 122 | 2.057 | 1.576 | $p < .001$ |
| | 高 | 39 | 2.308 | 1.559 | |
| 60 歲以上 | 無 | 130 | 0.492 | 0.909 | |
| | 低 | 88 | 0.864 | 1.215 | $F= 25.753$ |
| | 中 | 115 | 1.409 | 1.450 | $p < .001$ |
| | 高 | 52 | 2.212 | 1.753 | |

那麼在動員方式方面，它與選民選舉參與的關係是否會受到年齡的影響，而呈現不同的關係？表 4-37 即為控制選民年齡層，觀察動員方式與其選舉參與的比較分析結果。相較於其它動員方式，同儕對各年齡層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就各年齡層來看，各種動員方式對選民選舉參與的影響都很接近，只有在「60 歲以上」的選民中，各種動員方式的效果有比較大的差異，被「電話語音」、「候選人、助選員、義工」及「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等方式動員的選民，其選舉參與程度是比較低的，其次為「親友鄰居」，參與程度最高的是被「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動員的選民。

表 4-37 透露，動員方式與選舉參與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因為年齡層不同而出現太大的差異，各年齡層均以「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的影響力

最大；選民整體的選舉參與程度，依然以中壯年選民的參與程度為最高，其次為青年選民，參與程度最低的則是年長的選民。

表 4-37 控制年齡，動員方式對選舉參與之比較分析表

| 年齡 | 動員方式 | 人數 | 選舉參與平均值 | 標準差 |
|-----------|----------------|-----|---------|-------|
| 20 至 29 歲 | 電話語音 | 183 | 1.913 | 1.298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211 | 1.976 | 1.289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57 | 2.316 | 1.441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03 | 2.291 | 1.281 |
| | 親友鄰居 | 178 | 2.017 | 1.291 |
| 30 至 39 歲 | 電話語音 | 272 | 2.092 | 1.394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272 | 2.206 | 1.402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91 | 2.451 | 1.522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17 | 2.376 | 1.541 |
| | 親友鄰居 | 183 | 2.230 | 1.423 |
| 40 至 49 歲 | 電話語音 | 290 | 2.024 | 1.496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277 | 2.191 | 1.512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90 | 2.367 | 1.659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32 | 2.167 | 1.514 |
| | 親友鄰居 | 193 | 2.233 | 1.545 |
| 50 至 59 歲 | 電話語音 | 169 | 2.000 | 1.566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145 | 2.021 | 1.548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33 | 2.364 | 1.834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58 | 2.207 | 1.609 |
| | 親友鄰居 | 84 | 2.119 | 1.508 |
| 60 歲以上 | 電話語音 | 180 | 1.494 | 1.559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163 | 1.546 | 1.592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30 | 2.600 | 1.850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82 | 1.683 | 1.742 |
| | 親友鄰居 | 84 | 1.917 | 1.592 |

控制選民年齡層，其參與社團頻率對選舉參與的變異數分析顯示，在各年齡層中，選民參與社團頻率與選舉參與之間都呈現穩定的正向關係，而且此一趨勢並沒有因為年齡層的不同而特別明顯或減弱，表示選民參與社團活動的頻率與其選舉參與之間的關係，不會受到年齡的影響。囿於篇幅，將控制年齡、參與社團頻率與對選舉參與的變異數分析結果列於附錄中表 A，以供讀者參考。

二 教育程度

選民在教育過程中不僅被教導各方面的知識，包括好公民應該要盡投票的義務、具備哪些條件的政治體制被視之為民主國家等，加上長時間的學習，培養出蒐集、吸收、理解資訊的能力（Campbell et al., 1960：475-481），以及學校舉辦的全校模範生選拔、學生會代表選舉等機會，讓學生們有機會運用所學、實際參與選舉活動。因此，對高教育程度的選民而言，掌握資訊來源、組織政治訊息的能力較佳，進而形成自己的政治態度，其自主性較高、判斷力較強，參與政治事務所能負擔的成本是相對高的，所以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其參與程度愈高。

教育程度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38 所示，在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的選民中，會去投票的比例最高，在八成五以上（87.4%）；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及「專科」的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相仿，都在八成左右（80.6%、81.5%）；而在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的選民中，會去投票的選民比例是最低的，大約只有七成五（74.7%）。透過表 4-23 發現，教育程度與投票參與之間大致呈現負向的關係，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愈傾向不去投票，與本研究的理論預期不符。因為投票是一種很簡單的參與方式，比較容易受到人際影響或動員而參與，選民不一定需要高教育程度的背景，也能自己決定投票與否、投給誰；而高教育程度選民則可能考量投票成本與回報的計算，所以投票比例比較低。

表 4-38 教育程度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教育程度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人數） | |
| 國中以下 | 12.6 | 87.4 | 100.0（802） | $\chi^2=29.115$ $p < .001$ |
| 高中職 | 19.4 | 80.6 | 100.0（572） | |
| 專科 | 18.5 | 81.5 | 100.0（276） | |
| 大學以上 | 25.3 | 74.7 | 100.0（336） | |
| 合計 | 17.5 | 82.5 | 100.0（1986）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筆者進一步檢視不同教育程度的選民，其被動員頻率、動員方式及參與社

團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的關係有無不同。

表 4-39 為控制選民的教育程度，所觀察到選民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的交叉分析結果，在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以上的選民中，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呈現正向的關係，且這樣的趨勢隨著教育程度的升高更加明顯，尤其在「大學以上」選民中，被高度動員的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90.9%），比未被動員的選民（62.9%）多出將近三成（28.0%）。在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的選民中，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也大致呈現正向關係，被動員頻率為「低」、「中」、及「高」的選民投票比例都比未被動員的選民高。表 4-39 顯示，選舉期間的政治動員對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影響比較大。

表 4-39 控制教育程度，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教育程度 | 被動員頻率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人數） | |
| 國中以下 | 無 | 19.0 | 81.0 | 100.0 (210) | $\chi^2 = 11.541$ $p < .01$ |
| | 低 | 11.0 | 89.0 | 100.0 (181) | |
| | 中 | 9.2 | 90.8 | 100.0 (295) | |
| | 高 | 12.1 | 87.9 | 100.0 (116) | |
| 高中職 | 無 | 24.7 | 75.3 | 100.0 (93) | $\chi^2 = 6.696$ $p < .05$ |
| | 低 | 21.8 | 78.2 | 100.0 (101) | |
| | 中 | 20.2 | 79.8 | 100.0 (252) | |
| | 高 | 11.9 | 88.1 | 100.0 (126) | |
| 專科 | 無 | 25.6 | 74.4 | 100.0 (39) | $\chi^2 = 10.136$ $p < .05$ |
| | 低 | 21.7 | 78.3 | 100.0 (60) | |
| | 中 | 21.1 | 78.9 | 100.0 (123) | |
| | 高 | 3.7 | 96.3 | 100.0 (54) | |
| 大學以上 | 無 | 37.1 | 62.9 | 100.0 (70) | $\chi^2 = 17.290$ $p < .01$ |
| | 低 | 33.7 | 66.3 | 100.0 (86) | |
| | 中 | 19.1 | 80.9 | 100.0 (136) | |
| | 高 | 9.1 | 90.9 | 100.0 (44)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表 4-40 為控制教育程度，動員方式與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在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與「專科」選民中，被上司、同事、同業公會等同儕動員會去投票的比例是比較高的，在「高中職」選民中，則是被地方菁英動員會去投票的比例最高，在「大學以上」選民中，透過各種動員方式會去投票的選民比

例都介於八至八成五之間，其中，以被「親友鄰居」動員會去投票的比例為相對低的。在親友鄰居動員的部分，「國中以下」及「專科」選民的投票比例是相對高的，表示其投票與否的決定比較容易受到親友鄰居的影響。在電話語音動員的部分，相較於其他教育程度的選民，「國中以下」的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90.5%）是最高的，表示電話語音對「國中以下」的選民有比較大的影響。

表 4-40 控制教育程度，動員方式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教育程度 | 動員方式 | 投票參與 | |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
| 國中以下 | 電話語音 | 9.5 | 90.5 | 100.0 (419)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10.8 | 89.2 | 100.0 (397)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7.8 | 92.2 | 100.0 (90)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1.9 | 88.1 | 100.0 (194) |
| | 親友鄰居 | 12.4 | 87.6 | 100.0 (226) |
| 高中職 | 電話語音 | 16.3 | 83.7 | 100.0 (349)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17.0 | 83.0 | 100.0 (329)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14.8 | 85.2 | 100.0 (115)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2.8 | 87.2 | 100.0 (156) |
| | 親友鄰居 | 15.4 | 84.6 | 100.0 (241) |
| 專科 | 電話語音 | 13.3 | 86.7 | 100.0 (150)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16.7 | 83.3 | 100.0 (162)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9.1 | 90.9 | 100.0 (55)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8.8 | 81.2 | 100.0 (69) |
| | 親友鄰居 | 11.4 | 88.6 | 100.0 (123) |
| 大學以上 | 電話語音 | 17.4 | 82.6 | 100.0 (161) |
| | 候選人、助選員、義工 | 15.9 | 84.1 | 100.0 (164) |
| | 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 | 16.2 | 83.8 | 100.0 (37) |
| | 地方名望、村里鄰長幹事 | 17.9 | 82.1 | 100.0 (67) |
| | 親友鄰居 | 20.6 | 79.4 | 100.0 (126)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表 4-41 為控制教育程度，所觀察到選民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的交叉分析結果，在各教育程度中，選民參與社團活動的頻率與其投票參與之間，均存在大致穩定的正向關係。其中，「專科」與「高中職」選民的投票參與，比較容易受參與社團頻率的影響。

表 4-41 控制教育程度，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教育程度 | 參與社團頻率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人數) | |
| 國中以下 | 從不參加 | 13.8 | 86.2 | 100.0 (528) | $\chi^2 = 6.888$ $p > .05$ |
| | 很少參加 | 14.4 | 85.6 | 100.0 (125) | |
| | 有時參加 | 8.0 | 92.0 | 100.0 (87) | |
| | 時常參加 | 3.6 | 96.4 | 100.0 (56) | |
| 高中職 | 從不參加 | 21.2 | 78.8 | 100.0 (358) | $\chi^2 = 6.908$ $p < .05$ |
| | 很少參加 | 22.4 | 77.6 | 100.0 (98) | |
| | 有時參加 | 14.5 | 85.5 | 100.0 (55) | |
| | 時常參加 | 7.5 | 92.5 | 100.0 (53) | |
| 專科 | 從不參加 | 21.7 | 78.3 | 100.0 (180) | $\chi^2 = 5.905$ $p < .05$ |
| | 很少參加 | 18.4 | 81.6 | 100.0 (49) | |
| | 有時參加 | 10.7 | 89.3 | 100.0 (28) | |
| | 時常參加 | 0.0 | 100.0 | 100.0 (16) | |
| 大學以上 | 從不參加 | 25.5 | 74.5 | 100.0 (192) | $\chi^2 = 1.620$ $p < .05$ |
| | 很少參加 | 27.0 | 73.0 | 100.0 (63) | |
| | 有時參加 | 27.7 | 72.3 | 100.0 (47) | |
| | 時常參加 | 16.1 | 83.9 | 100.0 (31)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表 4-42 為教育程度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結果，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其選舉參與程度愈高，選民選舉參與程度高低依序為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的選民 (2.147)，其次為「專科」(2.140)，接著是「高中職」(1.918)，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的選民則是參與程度最低的 (1.187)，即教育程度對選民選舉參與有正向的效果。這主要是因為參與各項選舉活動所需要的動機與必須負擔的成本都比投票來得高，而教育程度所代表的條件包含知識、理解、組織等能力，同時包括在教育過程中實際參與的練習，如選舉班代表、競選或選舉學生會長等，因此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擁有相對高的能力，所能負擔參與選舉活動的成本相對高，所以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其選舉參與程度愈高，此一分析結果符合本研究的預期。

表 4-42 教育程度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教育程度 | 人數 | 選舉參與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國中以下 | 814 | 1.187 | 1.356 | |
| 高中職 | 582 | 1.918 | 1.485 | $F= 363.761$ |
| 專科 | 279 | 2.140 | 1.370 | $p < .001$ |
| 大學以上 | 340 | 2.147 | 1.377 | |
| 合計 | 2015 | 1.692 | 1.462 | |

筆者控制教育程度，進一步觀察選民被動員頻率與其選舉參與程度的關係，發現選民被動員頻率與其選舉參與之間的正向關係，在各教育程度均成立，此一趨勢亦未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增強或減弱，表示選民被動員頻率與其選舉參與程度之間的關係，並不會受到教育程度的影響而有異。控制教育程度，動員方式與選民選舉參與之間的關係，受「上司、同事、同業公會、幫會等」等同儕動員的選民在各教育程度中，其選舉參與程度都是最高的；被其它動員方式接觸的選民，其選舉參與都與同一教育程度的選民相去不遠，表示動員方式與選舉參與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受到教育程度的影響。囿於篇幅，僅將控制教育程度、被動員頻率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表 B），及控制教育程度、動員方式對選舉參與之比較分析表（表 C）列於附錄中，以供讀者參考。

表 4-43 為控制教育程度，選民參與社團頻率與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結果，在各教育程度中，選民參與社團頻率與其選舉參與程度之間仍大致呈現正向關係，尤其在「專科」與「大學以上」中，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隨著參與社團頻率增加而增加的情形更為明顯。因為當人際互動增加時，選民所能蒐集到的政治訊息就益加豐富，透過社團活動的參與，降低參與的成本，並提高參與可能帶來的回報。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對於互動過程中所傳遞的政治訊息愈敏感，因此其選舉參與程度比較容易受參與社團頻率的影響；相對地，教育程度較低的選民，對於互動過程中的政治訊息比較不敏感，因此其選舉參與程度受到參與社團頻率的影響比較小。

表 4-43 控制教育程度，參與社團頻率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教育程度 | 參與社團頻率 | 人數 | 選舉參與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國中以下 | 從不參加 | 534 | 1.084 | 1.281 | |
| | 很少參加 | 128 | 1.250 | 1.292 | $F= 3.941$ |
| | 有時參加 | 89 | 1.562 | 1.616 | $p < .01$ |
| | 時常參加 | 56 | 1.411 | 1.593 | |
| 高中職 | 從不參加 | 364 | 1.690 | 1.369 | |
| | 很少參加 | 101 | 1.871 | 1.447 | $F= 14.957$ |
| | 有時參加 | 56 | 2.857 | 1.554 | $p < .001$ |
| | 時常參加 | 53 | 2.585 | 1.692 | |
| 專科 | 從不參加 | 181 | 2.044 | 1.366 | |
| | 很少參加 | 50 | 2.160 | 1.184 | $F= 3.942$ |
| | 有時參加 | 29 | 2.207 | 1.346 | $p < .01$ |
| | 時常參加 | 16 | 3.250 | 1.612 | |
| 大學以上 | 從不參加 | 194 | 1.959 | 1.365 | |
| | 很少參加 | 64 | 2.156 | 1.250 | $F= 5.579$ |
| | 有時參加 | 47 | 2.362 | 1.421 | $p < .01$ |
| | 時常參加 | 32 | 2.969 | 1.379 | |

第四節 政治態度與選舉參與的關聯性

一 政黨認同強度

政黨是選民在吸收政治訊息過程中，一項很重要的標籤，通常有政黨認同的人，會有比較明確且穩定的支持對象，會比較期待特定的選舉結果產生，因此，相對於沒有政黨認同的選民來說，他參與的動機會比較強，比較容易在眾多候選人中選擇支持的對象，因為政黨認同已經替他縮減了逐一審視各個候選人資訊的冗長過程，即替行動者降低參與的成本。換句話說，若選民有政黨認同作為選擇投票對象或參與選舉活動的依據，則他可能不考慮其它因素，而按照自己的政黨認同來決定。因此，本研究預期政黨認同強度愈強的選民，愈傾向會去參與投票及其它選舉活動。

與黃秀端（1995）相同的一點是，我們關注的並非選民所認同的對象，而是選民在心理上認同特定政黨的程度，因此僅依認同強度分為四類：「中立、都不偏」，「稍微、有一點」，「普通」，和「很強」偏向。在表 4-44 的交叉分析中，可以清楚看到政黨認同強度對投票參與的影響，兩者呈現正向的關係，符合本研究的預期，政黨認同強度愈強的選民，愈傾向會去投票，在政黨認同強度為「很強」的選民當中，會去投票的比例高達九成以上（92.8%），而政黨認同強度為「中立、都不偏」與「稍微、有一點」的選民中，大約有八成（79.4%、80.6%）選民會去投票。這說明了對政黨認同強度愈強的選民來說，因為有特定的認同或支持對象，會希望自己首肯的對象勝選，期待特定的選舉結果，所以傾向會去投票。

表 4-44 政黨認同強度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政黨認同強度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人數） | |
| 中立、都不偏 | 20.6 | 79.4 | 100.0 (770) | $\chi^2 = 24.460$ $p < .001$ |
| 稍微、有一點 | 19.4 | 80.6 | 100.0 (576) | |
| 普通 | 14.5 | 85.5 | 100.0 (440) | |
| 很強 | 7.2 | 92.8 | 100.0 (207) | |
| 合計 | 17.6 | 82.4 | 100.0 (1993)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那麼，選民政黨認同強度與投票參與的關係是否會因為選舉區的競爭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呢？即政黨競爭程度是否會強化選民政黨認同強度與投票參與的關係呢？筆者預期答案是肯定的，在政黨競爭程度愈高的地區中，選民政黨認同強度與投票參與的關係會更加密切，在政黨競爭程度較低的地區中則不會。

表 4-45 為控制政黨競爭程度時，所觀察到政黨認同強度與投票參與的關係。不論政黨競爭程度為何，選民政黨認同強度與投票參與的關係均呈現正向關聯，表示當選民政黨認同強度增加時，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也會隨之增加，且此一趨勢也隨著政黨競爭程度的增加而更加明顯。政黨認同「很強」的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在低政黨競爭程度地區中，比「中立、都不偏」的選民多了 9.3%，在中政黨競爭程度地區中，比「中立、都不偏」多了 13.4%，在高政黨競爭程度地區中，則多了 16.5%；而且在政黨認同「很強」的選民中，會去投票的比例，在高政黨競爭程度地區中，是最高的（95.1%）；可見政治環境透過選民的政黨認同強度，確實對選民的投票行為產生間接影響。

表 4-45 控制政黨競爭程度，政黨認同強度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政黨競爭程度 | 政黨認同強度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人數） | |
| 低 | 中立、都不偏 | 18.1 | 81.9 | 100.0 (226) | $\chi^2 = 2.978$ $p < .05$ |
| | 稍微、有一點 | 15.8 | 84.2 | 100.0 (152) | |
| | 普通 | 16.0 | 84.0 | 100.0 (131) | |
| | 很強 | 8.8 | 91.2 | 100.0 (57) | |
| 中 | 中立、都不偏 | 22.1 | 77.9 | 100.0 (249) | $\chi^2 = 10.643$ $p < .05$ |
| | 稍微、有一點 | 21.3 | 78.7 | 100.0 (174) | |
| | 普通 | 12.4 | 87.6 | 100.0 (129) | |
| | 很強 | 8.7 | 91.3 | 100.0 (69) | |
| 高 | 中立、都不偏 | 21.4 | 78.6 | 100.0 (295) | $\chi^2 = 13.693$ $p < .01$ |
| | 稍微、有一點 | 20.4 | 79.6 | 100.0 (250) | |
| | 普通 | 15.0 | 85.0 | 100.0 (180) | |
| | 很強 | 4.9 | 95.1 | 100.0 (81)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從選民「成本—效益」的理性計算來看，政黨認同愈強的選民，相對於無政黨認同或政黨認同較弱的選民，較容易選擇投票對象，節省決定投票對象所

需的時間及精力，也就是他的投票成本；而特定候選人或政黨勝選所能帶給他的滿足感或實質效益也比較大，因此不論是基於成本或效益的考量，選民的政黨認同強度會顯著影響其投票參與。另外，選舉區的政黨競爭程度強化了選民政黨認同強度與投票參與之間的關係，表示環境系絡對系絡中的不同成員會造成不同的影響。

另一個筆者關心的問題是，政黨認同強度愈強的選民被動員時，是否會因為有自己認同的對象，而較不受政治動員影響呢？而政黨認同強度為「中立、都不偏」的選民，是否因為沒有認同或偏向的政黨，比較容易受政治動員的影響而參與投票呢？表 4-46 為控制選民政黨認同強度後，所觀察到選民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在政黨認同強度為「普通」以下的選民中，被動員頻率與其投票參與之間存在正向的關聯性，尤其在政黨認同強度為「中立、都不偏」及「稍微、有一點」的選民中，會去投票的比例隨著被動員頻率增加而增加的趨勢更為明顯；而政黨認同強度為「很強」的選民則無。換句話說，政黨認同強度愈強的選民，自主性愈高，不容易受到政治動員的影響，因此其投票參與被動員頻率沒有關係；政黨認同強度較弱的選民，相對自主性較低，其投票參與就比較容易受到政治動員的正向影響。

當選民對政治事務有自己的想法或立場時，人際勸說的效果比較有限，因為對於與自己的想法衝突的意見，他可能不會採納，對於與自己想法一致的意見，亦不會對他造成影響。相反地，若選民對於政治事務沒有既定的看法，或沒有特定支持的對象，為了節省蒐集相關資訊的成本，他會傾向參考周遭朋友所提供的建議，這麼一來，不僅降低了自行負擔的成本，也提升了遵循朋友意見所帶來的效益。如同 Rosenstone 與 Hansen（1993：23、210）研究美國選民選舉參與時所說的，動員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要扭轉選民對政黨或候選人的觀感，而在於降低選民參與的成本，增加選民參與的動機，並藉由人際情感上的回報來鼓勵選民參與。

表 4-46 控制政黨認同強度，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政黨認同強度 | 被動員頻率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人數) | |
| 中立、都不偏 | 無 | 25.8 | 74.2 | 100.0 (217) | $\chi^2 = 10.519$ $p < .05$ |
| | 低 | 22.2 | 77.8 | 100.0 (180) | |
| | 中 | 19.3 | 80.7 | 100.0 (269) | |
| | 高 | 10.6 | 89.4 | 100.0 (104) | |
| 稍微、有一點 | 無 | 30.8 | 69.2 | 100.0 (91) | $\chi^2 = 15.420$ $p < .01$ |
| | 低 | 23.5 | 76.5 | 100.0 (119) | |
| | 中 | 17.5 | 82.5 | 100.0 (257) | |
| | 高 | 10.1 | 89.9 | 100.0 (109) | |
| 普通 | 無 | 17.1 | 82.9 | 100.0 (76) | $\chi^2 = 1.781$ $p > .05$ |
| | 低 | 16.7 | 83.3 | 100.0 (84) | |
| | 中 | 14.4 | 85.6 | 100.0 (195) | |
| | 高 | 10.6 | 89.4 | 100.0 (85) | |
| 很強 | 無 | 10.3 | 89.7 | 100.0 (29) | $\chi^2 = 1.057$ $p > .05$ |
| | 低 | 6.4 | 93.6 | 100.0 (47) | |
| | 中 | 5.7 | 94.3 | 100.0 (88) | |
| | 高 | 9.3 | 90.7 | 100.0 (43)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控制政黨認同強度，動員方式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結果（附錄表 D）顯示，在不同政黨認同強度的選民中，除了在「中立、都不偏」與「稍微、有一點」的選民中，受上司、同事、同業公會等同儕動員，會去投票的比例較高以外，動員方式與投票參與的關係並沒有出現太大的差異，只是在投票比例上有些微差距，大致上仍是看到不同政黨認同強度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差異，並沒有看到因為政黨認同強度不同而造成的差異。囿於篇幅，僅將交叉分析表列於附錄中，供讀者參考。

表 4-47 為控制選民的政黨認同強度，其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的交叉分析結果，在政黨認同強度為「中立、都不偏」與「稍微、有一點」選民中，參與社團頻率與其投票參與大致呈正向關係，但是在政黨認同強度為「普通」與「很強」選民中，參與社團頻率與其投票參與之間則無正向關係，亦無關聯。表示參與社團頻率對政黨認同強度較弱的選民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因為他們本身對政黨的認同程度就比較低，比較容易在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接受不同的觀點，他的態度是比較容易被改變的；但是對政黨認同強度較強的選民而言，

其自主性較高，比較不容易受到他人意見的影響，因此比較不會因為受參與社團頻率的影響。

表 4-47 控制政黨認同強度，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政黨認同強度 | 參與社團頻率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 |
| 中立、都不偏 | 從不參加 | 22.8 | 77.2 | 100.0 (514) | $\chi^2 = 7.869$ $p < .05$ |
| | 很少參加 | 21.3 | 78.7 | 100.0 (127) | |
| | 有時參加 | 11.3 | 88.7 | 100.0 (71) | |
| | 時常參加 | 11.5 | 88.5 | 100.0 (52) | |
| 稍微、有一點 | 從不參加 | 20.2 | 79.8 | 100.0 (347) | $\chi^2 = 7.380$ $p > .05$ |
| | 很少參加 | 25.0 | 75.0 | 100.0 (100) | |
| | 有時參加 | 14.5 | 85.5 | 100.0 (76) | |
| | 時常參加 | 7.1 | 92.9 | 100.0 (42) | |
| 普通 | 從不參加 | 14.7 | 85.3 | 100.0 (265) | $\chi^2 = 4.493$ $p > .05$ |
| | 很少參加 | 16.3 | 83.7 | 100.0 (86) | |
| | 有時參加 | 20.5 | 79.5 | 100.0 (44) | |
| | 時常參加 | 4.9 | 95.1 | 100.0 (41) | |
| 很強 | 從不參加 | 8.1 | 91.9 | 100.0 (135) | $\chi^2 = 2.869$ $P > .05$ |
| | 很少參加 | 4.3 | 95.7 | 100.0 (23) | |
| | 有時參加 | 11.5 | 88.5 | 100.0 (26) | |
| | 時常參加 | 0.0 | 100.0 | 100.0 (22) | |

在選民的選舉參與方面，政黨認同強度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48 所示，選舉參與平均值最高的是政黨認同「很強」(2.246)的選民，其次為「稍微、有一點」(1.972)，再者為「普通」(1.919)，參與程度最低的是「中立、都不偏」(1.213)的選民；選民的政黨認同強度愈強，其選舉參與程度就愈高，此一分析結果與預期相符。因為對政黨認同強度愈強的選民來說，他對政治訊息會比較敏感，在選擇參與的活動時，有政黨認同作為參考，因此能負擔較高的參與成本，透過參與活動所能得到的回報，不論是精神上或實質上，也會比較高，所以他的選舉參與程度比較高。

從個別變數與人際網絡的交叉分析結果已經知道，政黨認同強度愈強的選民，他參與社團的頻率及被動員的頻率也愈高；那麼，不同政黨認同強度的選民，其人際網絡與選舉參與的關係，是否會因為政黨認同強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呢？接下來將進一步檢視不同政黨認同強度的選民，其人際網絡與選舉參與之間的關

聯性。

表 4-48 政黨認同強度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政黨認同強度 | 人數 | 選舉參與之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中立、都不偏 | 792 | 1.213 | 1.289 | |
| 稍微、有一點 | 580 | 1.972 | 1.467 | $F= 52.524$ |
| 普通 | 443 | 1.919 | 1.421 | $p < .001$ |
| 很強 | 207 | 2.246 | 1.649 | |
| 合計 | 2022 | 1.691 | 1.463 | |

表4-49為控制選民的政黨認同強度時，其被動員頻率對選舉參與的變異數分析結果，被動員頻率與選舉參與之間的正向關係在各組政黨認同強度中均成立。其中，政黨認同強度為「中立、都不偏」的選民，對政治事務關注的程度較低，因此，即使被動員，其選舉參與程度增加的幅度也不大；政黨認同強度「很強」的選民，自主性較高，其選舉參與程度較不容易受政治動員的影響；而政黨認同強度為「稍微、有一點」與「普通」的選民，對政治事務有一定的關注程度，且其自主性低於政黨認同「很強」的選民，因此其選舉參與比較容易受政治動員的影響。

表4-49 控制政黨認同強度，被動員頻率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政黨認同強度 | 被動員頻率 | 人數 | 選舉參與之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中立、都不偏 | 無 | 225 | 0.604 | 0.920 | |
| | 低 | 183 | 1.142 | 1.250 | $F= 34.900$ |
| | 中 | 280 | 1.500 | 1.328 | $p < .001$ |
| | 高 | 104 | 1.885 | 1.375 | |
| 稍微、有一點 | 無 | 91 | 1.286 | 1.344 | |
| | 低 | 120 | 1.608 | 1.434 | $F= 26.078$ |
| | 中 | 260 | 2.000 | 1.309 | $p < .001$ |
| | 高 | 109 | 2.881 | 1.508 | |
| 普通 | 無 | 78 | 1.179 | 1.102 | |
| | 低 | 85 | 1.600 | 1.320 | $F= 15.591$ |
| | 中 | 195 | 2.103 | 1.429 | $p < .001$ |
| | 高 | 85 | 2.494 | 1.428 | |
| 很強 | 無 | 29 | 1.759 | 1.618 | |
| | 低 | 47 | 1.809 | 1.469 | $F= 4.085$ |
| | 中 | 88 | 2.352 | 1.561 | $p < .01$ |
| | 高 | 43 | 2.837 | 1.851 | |

選民被動員的方式與其選舉參與之間的關係，是否會受到其政黨認同強度的影響呢？控制選民的政黨認同強度後，其被動員方式對選舉參與的比較結果（附錄表E）顯示，選舉參與程度最高的選民，仍是被上司、同事、同業公會等同儕動員的選民，在各組政黨認同強度中皆然；在政黨認同強度「普通」與「很強」的選民中，被地方名望或村里鄰長幹事等人動員的選民，與被同儕動員的選民相同，其選舉參與程度是同樣政黨認同強度選民中最高的。

表4-50為控制選民政黨認同強度，其參與社團頻率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結果，參與社團頻率與選舉參與的正向關係，在各組政黨認同強度中大致均呈現正向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在政黨認同「很強」的選民中，「時常參加」比「有時參加」的選舉參與程度低，表示對政黨認同「很強」的選民而言，其選舉參與雖然與參與社團頻率存在正向關係，但此一關係僅存在於參與社團活動頻率在「有時參加」以下的選民中。參與社團頻率的正向影響，在「稍微、有一點」的選民中，是比較明顯的。

表4-50 控制政黨認同強度，參與社團頻率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政黨認同強度 | 參與社團頻率 | 人數 | 選舉參與之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中立、都不偏 | 從不參加 | 524 | 1.107 | 1.205 | |
| | 很少參加 | 134 | 1.276 | 1.191 | $F= 5.948$ |
| | 有時參加 | 74 | 1.500 | 1.607 | $p= .001$ |
| | 時常參加 | 53 | 1.774 | 1.637 | |
| 稍微、有一點 | 從不參加 | 349 | 1.777 | 1.439 | |
| | 很少參加 | 101 | 1.960 | 1.356 | $F= 9.477$ |
| | 有時參加 | 77 | 2.429 | 1.473 | $p= .000$ |
| | 時常參加 | 42 | 2.810 | 1.565 | |
| 普通 | 從不參加 | 268 | 1.802 | 1.372 | |
| | 很少參加 | 86 | 1.965 | 1.367 | $F= 3.333$ |
| | 有時參加 | 44 | 2.114 | 1.385 | $p= .019$ |
| | 時常參加 | 41 | 2.512 | 1.734 | |
| 很強 | 從不參加 | 135 | 1.978 | 1.513 | |
| | 很少參加 | 23 | 2.478 | 1.675 | $F= 4.522$ |
| | 有時參加 | 26 | 3.192 | 1.625 | $p= .004$ |
| | 時常參加 | 22 | 2.409 | 1.992 | |

此一分析結果與控制選民政黨認同、被動員頻率對選舉參與的變異數分析結

果相同，選舉參與較容易受影響的是政黨認同強度較弱的選民，而政黨認同強度較強的選民，則較不容易受動員或社團影響。

另外，我們透過相關分析，也可以發現與上述變異數分析同樣的結果，表4-51為控制選民的政黨認同強度，觀察其被動員頻率及參與社團頻率與選舉參與之間的關係，表中數字顯示政黨認同強度為「中立、都不偏」與「稍微、有一點，普通」的選民，其被動員頻率與選舉參與之相關性（0.322、0.295）是最高的，而「中立、都不偏」選民的參與社團頻率與選舉參與的相關性則是最低的（0.163）。這說明了政黨認同強度愈弱的選民自主性愈低，愈容易受到政治動員的影響；也因為他沒有政黨認同對象或偏向，使其對特定的選舉結果沒有特殊期望，對政治訊息較不敏感，即使頻繁地參與社團活動，人際互動對他而言並不能降低多少成本，或增加多少回報，因此參與選舉活動的動機並沒有因此增強，選舉參與程度也不會因為參與社團頻率的增加而出現明顯的增加。

表 4-51 人際網絡與選舉參與之相關分析表（依政黨認同強度）

| 人際網絡與選舉參與 | 政黨認同強度 | | |
|-------------|----------------------|----------------------|----------------------|
| | 中立、都不偏 | 稍微、有一點， 普通 | 很強 |
| 參與社團頻率與選舉參與 | 0.163 ^{***} | 0.185 ^{***} | 0.189 ^{***} |
| 被動員頻率與選舉參與 | 0.322 ^{***} | 0.295 ^{***} | 0.239 ^{***} |

註：表中數字為 Pearson Correlation，***：<.001。

二 政治興趣

當選民對政治事務關切的程度增加時，會想要瞭解更多事件背景、事件發生的過程、最後的結果等，政治興趣濃厚的選民平常對政治訊息就比較敏感，對政治資訊的吸收及認識也比較豐富，在面臨抉擇時，會有比較充分的資訊提供判斷，比較願意涉入政治事務，加上透過參與自己感興趣的事務所帶來的樂趣及其它正向情感，如成就感、參與感等，也會增加行動後所得到的報酬，促使他更願意去參與。相對地，政治興趣較低的選民，對於政治訊息比較不敏感、也比較不熟悉，對於參加投票或選舉活動感到意興闌珊，透過參與所帶來的回

報也可能是可有可無的。因此，政治興趣愈高的選民，愈傾向會去參與投票及參加選舉活動。

為了便於進行分析，筆者依照受訪者政治興趣多寡，依序分成四個等級，將計算後的政治興趣 1、2 歸類為「低政治興趣」，3、4 為「中低政治興趣」，5、6 為「中高政治興趣」，7、8 為「高政治興趣」。表 4-52 為政治興趣與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在低政治興趣的選民中，會去投票的比例不到七成（68.7%），在中低政治興趣的選民中，會去投票的比例則有七成五左右（75.2%），在中高政治興趣的選民中，有將近八成五（84.6%）的選民會去投票，在高政治興趣的選民當中，會去投票的比例則超過九成（91.4%），表示政治興趣與投票參與之間存在正向的關聯性，政治興趣愈高的人愈傾向會去投票。

表 4-52 政治興趣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政治興趣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人數） | |
| 低 | 31.3 | 68.7 | 100.0 (83) | $\chi^2 = 54.669$ $p < .001$ |
| 中低 | 24.8 | 75.2 | 100.0 (549) | |
| 中高 | 15.4 | 84.6 | 100.0 (920) | |
| 高 | 8.6 | 91.4 | 100.0 (374) | |
| 合計 | 17.4 | 82.6 | 100.0 (1926)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接下來我們要問的是，政治興趣較高的選民，自主性比較高，是否比較不容易受到政治動員的影響，而政治興趣較低的選民，是否因為自主性較低，而比較容易受到政治動員的影響呢？表 4-53 為控制政治興趣，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的交叉分析結果，對政治興趣為「低」的選民而言，其被動員程度與投票參與之間沒有關係，而且隨著被動員頻率的增加，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反而會減少；政治興趣為「中低」程度以上的選民，其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則呈現正向的關係，此一趨勢在政治興趣「中低」與「中高」的選民中較為明顯。

這主要是因為低政治興趣的選民，對政治事務的關切程度較低，使得政治動員在他們身上並沒有發揮效果；政治興趣「高」的選民，則因為自主性較高，

所以政治動員也不容易對他們產生影響；政治動員在中等政治興趣的選民身上有最大的發揮空間，因為他們對政治事務感到興趣，且其自主性低於高政治興趣選民，因此政治動員的發揮空間比較大。

表 4-53 控制政治興趣，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政治興趣 | 被動員頻率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 |
| 低 | 無 | 28.6 | 71.4 | 100.0 (42) | $\chi^2 = 1.470$ $p > .05$ |
| | 低 | 27.3 | 72.7 | 100.0 (22) | |
| | 中 | 43.8 | 56.3 | 100.0 (16) | |
| | 高 | 33.3 | 66.7 | 100.0 (3) | |
| 中低 | 無 | 27.0 | 73.0 | 100.0 (159) | $\chi^2 = 3.462$ $p > .05$ |
| | 低 | 26.1 | 73.9 | 100.0 (138) | |
| | 中 | 24.6 | 75.4 | 100.0 (203) | |
| | 高 | 14.3 | 85.7 | 100.0 (49) | |
| 中高 | 無 | 22.3 | 77.7 | 100.0 (148) | $\chi^2 = 13.988$ $p < .01$ |
| | 低 | 19.6 | 80.4 | 100.0 (194) | |
| | 中 | 13.6 | 86.4 | 100.0 (397) | |
| | 高 | 9.4 | 90.6 | 100.0 (181) | |
| 高 | 無 | 11.8 | 88.2 | 100.0 (34) | $\chi^2 = 0.880$ $p > .05$ |
| | 低 | 6.5 | 93.5 | 100.0 (62) | |
| | 中 | 9.0 | 91.0 | 100.0 (178) | |
| | 高 | 8.0 | 92.0 | 100.0 (100) | |

註：細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數字為人數。

控制選民的政治興趣，其被動員方式與選舉參與之間的交叉分析（附錄表 F）顯示，低政治興趣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是最低的，高政治興趣選民會去投票的比例仍是最高的；在相同政治興趣的選民中，被各種動員方式是接觸會去投票的選民比例都差不多；只有在低政治興趣選民中，因為人數較少，會去投票的比例出現較大的差距。

控制選民的政治興趣，其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的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54 所示，在中高政治興趣選民中，其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之間呈現比較明顯的正向關係；在低政治興趣選民中，由於人數較少，筆者認為不宜過度推論；而高政治興趣的選民，自主性較高，判斷力較強，其投票與否的決定並不會受到參與社團頻率的影響。

表 4-54 控制政治興趣，參與社團頻率與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表

| 政治興趣 | 參與社團頻率 | 投票參與 | | | χ^2 檢定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 |
| 低 | 從不參加 | 30.4 | 69.6 | 100.0 (69) | $\chi^2 = 0.549$ $p > .05$ |
| | 很少參加 | 28.6 | 71.4 | 100.0 (7) | |
| | 有時參加 | 50.0 | 50.0 | 100.0 (2) | |
| | 時常參加 | 40.0 | 60.0 | 100.0 (5) | |
| 中低 | 從不參加 | 25.0 | 75.0 | 100.0 (392) | $\chi^2 = 4.053$ $p > .05$ |
| | 很少參加 | 29.3 | 70.7 | 100.0 (82) | |
| | 有時參加 | 22.0 | 78.0 | 100.0 (41) | |
| | 時常參加 | 10.7 | 89.3 | 100.0 (28) | |
| 中高 | 從不參加 | 16.5 | 83.5 | 100.0 (553) | $\chi^2 = 7.465$ $p > .05$ |
| | 很少參加 | 18.0 | 82.0 | 100.0 (178) | |
| | 有時參加 | 13.0 | 87.0 | 100.0 (115) | |
| | 時常參加 | 4.7 | 95.3 | 100.0 (64) | |
| 高 | 從不參加 | 8.0 | 92.0 | 100.0 (199) | $\chi^2 = 2.941$ $p > .05$ |
| | 很少參加 | 13.8 | 86.2 | 100.0 (58) | |
| | 有時參加 | 9.3 | 90.7 | 100.0 (54) | |
| | 時常參加 | 5.2 | 94.8 | 100.0 (58) | |

在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方面，表 4-55 為政治興趣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結果，表中可以清楚看到選民選舉參與的平均值會隨著政治興趣的增加而升高，表示政治興趣對於選民的選舉參與有正向作用。這主要是因為政治興趣愈濃厚的選民，對政治事務關切的程度也愈高，會蒐集比較豐富的政治訊息；而且政治興趣愈濃厚的選民往往對特定的選舉結果有所期待，因此他的參與動機比較強；加上透過參與選舉活動所帶來的滿足感及成就感，相對於其他選民而言，政治興趣愈濃厚的選民能得到的回報也比較高，因此政治興趣愈高的選民，選舉參與程度也愈高，此一分析結果符合本研究的理論假設。

表 4-55 政治興趣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政治興趣 | 人數 | 選舉參與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低 | 85 | 0.212 | 0.465 | $F = 326.529$ $p < .001$ |
| 中低 | 559 | 0.945 | 1.048 | |
| 中高 | 932 | 1.907 | 1.376 | |
| 高 | 376 | 2.774 | 1.457 | |
| 合計 | 1952 | 1.724 | 1.462 | |

接下來，筆者進一步檢視政治興趣較濃厚的選民，其政治動員及參與社團

頻率與選舉參與的關係是否受到政治興趣的影響。表 4-56 為控制政治興趣，被動員頻率與選舉參與的變異數分析結果，從表 4-56 中除了可以看到政治興趣與選舉參與之間的正向關係，還可以觀察到被動員頻率與選舉參與之間的正向關係隨著政治興趣的增加更為明顯，在低政治興趣的選民中，其被動員頻率與選舉參與的關係並不明顯，但大致仍呈現正向關係，隨著被動員頻率的增加，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也會增加。這說明了對政治事務較不感興趣的選民，對政治訊息較不敏感，其選舉參與程度受政治動員的影響較小；而對政治事務興趣較濃厚的選民，他對政治事務的關注，使其在選舉期間被動員時，能夠蒐集更多的政治訊息，降低其參與成本，增加參與的意願，傾向參與更多的選舉活動。

表4-56 控制政治興趣，被動員頻率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政治興趣 | 被動員頻率 | 人數 | 選舉參與之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低 | 無 | 43 | 0.233 | 0.480 | |
| | 低 | 22 | 0.182 | 0.395 | $F = 1.258$ |
| | 中 | 17 | 0.118 | 0.332 | $p > .05$ |
| | 高 | 3 | 0.667 | 1.155 | |
| 中低 | 無 | 162 | 0.630 | 0.877 | |
| | 低 | 139 | 0.878 | 1.053 | $F = 9.867$ |
| | 中 | 209 | 1.163 | 1.066 | $p < .001$ |
| | 高 | 49 | 1.245 | 1.199 | |
| 中高 | 無 | 152 | 1.309 | 1.241 | |
| | 低 | 198 | 1.677 | 1.257 | $F = 26.924$ |
| | 中 | 401 | 1.955 | 1.305 | $p < .001$ |
| | 高 | 181 | 2.552 | 1.485 | |
| 高 | 無 | 34 | 2.206 | 1.388 | |
| | 低 | 62 | 2.452 | 1.586 | $F = 4.571$ |
| | 中 | 180 | 2.811 | 1.393 | $p < .01$ |
| | 高 | 100 | 3.100 | 1.432 | |

控制選民政治興趣，動員方式對選舉參與的比較結果（附錄表G）顯示，在「中高」與「高」政治興趣選民中，被上司、同事等同儕動員的選民，其選舉參與程度為最高，不過與被其它動員方式接觸的選民之選舉參與程度只有些微差距，而在「低」與「中低」政治興趣選民中，不論被哪一種動員方式接觸，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都差不多。

表4-57為控制選民政治興趣，其參與社團頻率對選舉參與的變異數分析結果，在「低」與「中低」政治興趣選民中，其參與社團頻率與選舉參與之間沒有關係，不過，因為分析的人數較少，筆者認為針對此一分析結果，不宜過度推論；在「中高」與「高」政治興趣選民中，參與社團頻率與選舉參與之間則存在正向的關係，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會隨著參與社團頻率的增加而增加。可能是因為會參與社團活動的選民，其政治興趣本來就比較高，因此當他參與社團活動的頻率增加時，他能蒐集到的政治訊息愈豐富，所感受到團體其他成員的期望愈高，相對地，透過參與所能得到的回報也愈高，所以傾向參與更多的選舉活動。

表4-57 控制政治興趣，參與社團頻率對選舉參與之變異數分析表

| 政治興趣 | 參與社團頻率 | 人數 | 選舉參與之平均值 | 標準差 | |
|------|--------|-----|----------|-------|-------------|
| 低 | 從不參加 | 70 | 0.229 | 0.487 | |
| | 很少參加 | 8 | 0.000 | 0.000 | $F = 0.993$ |
| | 有時參加 | 2 | 0.000 | 0.000 | $p > .05$ |
| | 時常參加 | 5 | 0.400 | 0.548 | |
| 中低 | 從不參加 | 400 | 0.948 | 1.060 | |
| | 很少參加 | 83 | 1.000 | 1.024 | $F = 0.505$ |
| | 有時參加 | 42 | 0.762 | 0.906 | $p > .05$ |
| | 時常參加 | 28 | 0.964 | 1.170 | |
| 中高 | 從不參加 | 557 | 1.826 | 1.344 | |
| | 很少參加 | 184 | 1.848 | 1.309 | $F = 4.712$ |
| | 有時參加 | 116 | 2.190 | 1.364 | $p < .01$ |
| | 時常參加 | 65 | 2.354 | 1.727 | |
| 高 | 從不參加 | 200 | 2.540 | 1.389 | |
| | 很少參加 | 58 | 2.724 | 1.361 | $F = 5.758$ |
| | 有時參加 | 55 | 3.327 | 1.504 | $p < .01$ |
| | 時常參加 | 58 | 3.121 | 1.511 | |

第五節 小結

本章的目標在於呈現台灣選舉的社會系絡，以及探討影響台灣選民投票及選舉參與的重要解釋變數，包括社會系絡、人口變數與政治態度。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地區選民在選舉期間，僅二成的台灣選民未被動員，選民被電話或政治人物動員的比例最高，被同儕團體動員的比例最低，而被親友或地方菁英動員的比例則是介於兩者之間。人際網絡較為活躍的選民，多是中等以上教育程度、政治態度積極的選民，而年齡較大的選民參與社團活動的頻率比較高，中年選民或參與社團頻率比較高的選民被政治動員的程度則是最高的。

在政黨競爭程度較高的選舉區中，選民被動員的頻率較低，可能是因為政治菁英面對較高不穩定性，加上人際動員的高成本，因此使其未隨著競爭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動員。在政黨競爭程度較低的選舉區，以政治菁英與地方菁英為主要動員方式。在中等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選民被動員的頻率比較高，可能是因為在中等農業人口比例地區，政黨或候選人的訴求對象異質性較高，不容易辨識潛在支持者，所以動員程度較高、動員方式較多元。在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政治菁英與地方菁英動員的比例比較高，表示傳統農業地區可能仍以樁腳為主要動員方式。

政治動員及參與社團頻率與選民的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都有顯著的正向關聯，當選民的人際互動增加時，不論是被動員頻率、動員方式、或參與社團頻率，任何一項變數增加，都代表選民與其他選民接觸的經驗，透過接觸，選民可以得到更多政治訊息，以及伴隨訊息所傳遞的期望；豐富的政治訊息降低了選民的參與成本，人際期望則增加了選民的參與回報，因此人際互動有助於選民的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

在環境系絡方面，政黨競爭程度與投票及選舉參與都沒有顯示直接的關係，但是控制政黨競爭程度後，可以發現被動員頻率與投票參與的正向關係會隨著政黨競爭程度增加而更趨明顯，表示政黨競爭程度的確強化了政治動員與

投票參與的關係。農業人口比例與選民的投票參與之間存在正向關係，與選民選舉參與之間則存在負向關係，因為投票作為一種政治參與管道，是比較初級、比較簡單、個人式的參與方式，選民可以在缺乏充分政治訊息的情形下進行，且容易受到政治動員的影響；但是參與選舉活動需要較強的動機、負擔較高成本的能力等條件；而農業人口比例愈高的地區，表示有較少人口擁有高教育程度、豐富的資訊來源、參與管道等條件，因此農業人口比例愈高的地區，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愈低，農業人口比例愈低的地區有愈多符合上述條件的人口，所以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也愈高。

政黨認同強度愈強或政治興趣愈濃厚的選民，自主性愈高，其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愈不容易受政治動員影響；無政黨認同或政治興趣太低的選民，對政治事務關切程度很低，其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亦不容易受政治動員影響。擁有中等政黨認同強度，或中等政治興趣的選民，其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則比較容易受政治動員影響。

年齡與投票及選舉參與之間都呈現∩型曲線關係，即高峰出現在中間，表示中壯年選民的參與程度最高，曲線兩端下垂表示青年與年長選民的參與程度比較低。年長選民的投票參與程度比青年選民高，而青年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則比年長選民高。因為投票是比較獨立、簡單的參與方式，選舉活動則有較多與其他人合作的可能性，青年選民雖然政治經驗較少，積極的態度卻使其有較佳的行動力。教育程度與投票參與之間存在負向關係，與選舉參與之間則呈現正向關係，因為投票比較簡單，選民並不需要高教育程度就能參與。而選舉活動的難易度較高，選民需要有金錢、時間，甚至能力等條件，才能負擔參與成本；高教育程度的選民，蒐集、組織政治訊息的能力較佳，因此選舉參與程度比較高。